

日 主 日 境 日 另 日 系

劇 本 叢 刊 第 二 集

沈 箱 記

世 界 書 局 印 行

特別啓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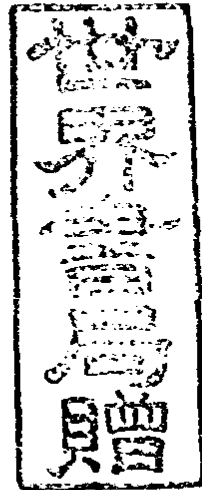
本劇上演權，由作者保留。戲院劇團於上演本劇前，除上海一地，應向作者直接取得同意外，其他各地，應向當地世界書局分局，或其代理店，接洽辦理。否則，不准上演。此啓。

854.6
370-6

2

沉箱記

四幕史劇



3 0614 2559 5

沉箱記

時代——明萬曆年間

人物——杜嫩——北京教坊名姬

李于先——監生，杜嫩恩客

柳遇春——監生，于先之同鄉

謝月朗——杜嫩之姐妹行

徐素素——同前

陸鳳仙——同前

老鴿

四兒——杜嫩之侍女

孫富——年青之鹽商

趙大光——嫖客

宛兒——謝月朗之侍女

(1)

(2)

農 舟
民 子
數 二
人 人

第一幕

時——一個初冬的中午。

景——北京教坊（即勾欄），杜嫩的粧閣。杜爲當時北京最享盛名的妓女，今年十九歲，長得美艷異常，所以粧閣中的佈置定然十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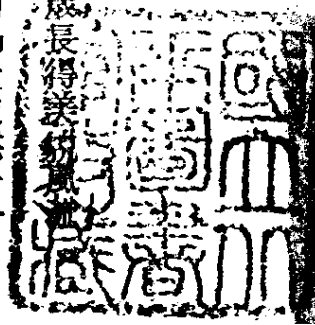
當時院中有兩句話：「院中若識杜老嫩，千家粉面都如鬼。」可見伊姣艷異常，所以粧閣中的佈置定然十分講究。可是現在，這位名姬却被李于先公子所獨占了，已經有一年之久，李公子的囊篋也報効得空空如也。老鴉的面色非常難堪，她對杜嫩的態度也大不如從前了，這顆美麗的樹上已開不出黃金的花朵，因此，在這粧閣中就不免要顯出一種盛時已過的氣氛。至於詳細的陳設和點綴，這裏不能一一寫出，全看導演的匠心，不過有一點得特別說明的，這祇是杜嫩的坐憩和梳粧之室，她的臥房是在後面一間，和這間有一門相通。幕啓，杜嫩梳粧剛完，四兒一傍侍候，李于先却還在後面臥房裏床上。

杜嫩 四兒，你進去瞧瞧，公子醒着了沒有？

四兒 嗯。（走向後房）

四兒聲 小姐要我來瞧公子可醒了沒有？

于先聲 （如尙在睡夢中）噢，噢，你告訴小姐，我就起來了。



(四兒從後房回出來)

四兒 小姐，公子醒着就起來了。

杜嫩 唔。四兒，你去把臉水取來，同時沏一壺茶來。

(四兒出。李于先從裏房進來。李于先父爲布政，治家謹嚴。于先此次進京乃奉父命，納粟入監，不意于先留連教坊，樂而忘返，迄今已有一年之久，把所帶來的許多金錢，都送在這杜鴿兒家裏，現在弄得囊空如洗，漸漸地被老鴿白眼相加，惟杜嫩對他仍百般恩愛。)

于先 阿嫩，你竟起得那麼早。

杜嫩 這是什麼時候了，虧你還說得出早。

于先 (望望窗外太陽) 啊，當真可不早了，怕近午正了吧？

杜嫩 誰說不是，人家午飯都吃過了。

于先 那末，你呢？

杜嫩 (搖搖頭) 還沒有。

于先 那又何必呢。反正我這幾天胃口很壞，不吃也吧。我替你去喊四兒給端上來。(向門外走狀)

杜嫩 (迅速搖手示意) 快別去喊，你一去喊，又得遭我媽媽一番話語，你不知道媽近來正厭着你呢！

于先 這我也有些看得出，總因我近來沒給她錢，可是她難道不想一想，這一年來我已經給了她

止萬的銀子了，近來一時不湊手，她竟沉得下這張老臉麼？

杜嫩 你畢竟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公子哥兒，我怕你忘記這是什麼地方了？

于先 這我怎麼會忘記，你們是教坊，可是人情總還得講一點吧。

杜嫩 你快別提這些書獃子話了！她認得的不是你李于先，是你袋子裏的銀子，你不給她銀子，她還跟你講什麼人情！

于先 就算你的話對，不過我和你娘已經打了一年的交道，目前因為一時接不上卯，暫時記個賬兒，難道就不肯麼？

杜嫩 (搖搖頭) 我怕她竟不肯！

于先 這——真豈有此理！

杜嫩 照我看去，這幾天裏怕就會對你下逐客令哩！

于先 她敢！

杜嫩 她有什麼不敢！反正你現在拿不出銀子，你硬她不過。

于先 這——

杜嫩 李公子，不是我這個時候還要說風涼話，我不是早經告訴你，要你還是少來幾趟吧，你兀自不聽我的話。現在，你爽性連住處也退了租，竟把這兒作為你的家了。當時我倘不答應你，你

于先 一定要說我薄情，所以我只好點點頭，可是現在，萬一她真下了逐客令，你還住到那裏去呢！

我一點不怪你，但我也不能認自己有什麼不對。你是這京城裏數一數二的名姬，竟願垂青我這麼一個無名無姓的李于先，一年來你給我的恩情，多麼的熱烈，也多麼的真摯，祇要是人，那有不知感激之理！可惜我李于先命運不濟，在京裏坐等一年，毫無成就，連一個館席之地都沒有弄到，現在竟至囊空如洗，你媽要對我下起逐客令來，這我也何嘗能怪你媽！我知道你也受了我的牽累，使你媽對你這樣的冷淡，近來連四兒也有些硬頭硬腦，彷彿不大聽你指揮的樣兒了。這都是我的不好，我對不住你！

杜嫩 快別這樣說了。我不過想點醒點醒你，使你明白點這裏的情勢。媽雖然勢利，可是畢竟還有我呢。她要是真做得出來，難道我會答應她麼？李公子，你也不必因了我這幾句話就發什麼愁，也談不到對得住對不住，辦法是要慢慢想出來的，也許——

于先 也許什麼？

杜嫩 (憨笑) 也許——

于先 你快說呀，使人多麼着急。

杜嫩 (胸有成竹似地) 也許因禍得福也說不定。

于先 你這話什麼意思呢？

杜嫩 (憨態地) 你是讀書人，難道這一點也想不出！

于先 (作思索狀) 想不出，想不出！你快別作難人了，快說吧！

杜嫩 我爲什麼作難你！照理呢，這話應該要你說纔像個樣兒，要我說出來，多麼……難爲情！

于先 哎，到這時我纔有點明白，可是……可是……

杜嫩 你先別着急，等我慢慢告訴你：我知道你一定要說，這個時候不應景兒，壓根兒——難辦，是不是？

于先 你以爲可不是麼？

杜嫩 不錯，你現在情形困難，似乎談不到這些，可是你要知道，機會却是現在最好：要是在你富有的時候，我怕你也是吃不消的。

于先 反正你是她的搖錢樹，即使她肯放手你，也決不是像我現在的狀況下可以談得到的。

杜嫩 那末你的意思——

于先 不，阿嫩，你不要誤會我的意思了。你能說出跟我，那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情，那有不願之理，不過我現在的情形你是知道的，我難道有什麼力量敢向你媽提出聘你的話麼？——即使我提出，你媽也會當我說說玩兒的。

杜嫩 當然咯，不過問題是在你的情，你的心！

于先 阿嫩，這話我又有點不明白了，你難道對我的心和情還有什麼懷疑麼？

杜嫩 你們是公子哥兒，有的是銀子，在家就得膩胃了，出來尋尋開心，碰到玩得對景一點兒的姑娘，故意裝出許多肉麻的情愛來，彷彿他的心上就只有她一個人兒，於是朝朝暮暮纏住這姑娘的面前，等到這姑娘的心當真被他打動了的時候，說出許多知心話給他聽，甚至於願意一輩子跟了他，他却就要表示出厭棄了，這……（很感傷）

于先 （安慰地）嫩呀，你爲什麼把我也看做這種人呢？

杜嫩 （感傷地）你難道不是公子哥兒麼？

于先 但我——我現在不是一個窮漢子麼！

杜嫩 你現在果然沒有錢，可是你家裏不是很有錢麼！一旦你家裏兌了銀子給你，你還不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公子哥兒麼？

于先 我即使是公子哥兒，但公子哥兒並不都是像你所說的薄倖兒啊！

杜嫩 這——

于先 你要是不相信，我給你起誓好不好？

（四兒自外捧一茶壺，提一水壺上。）

四兒 啊，李公子又在起什麼誓呀？

于先 沒有什麼，跟姑娘說着玩兒。

杜嫩 要你取一點水，怎麼老半天纔來？

四兒 小姐你不知道，這壺水還是我自己去煮開的呢。

杜嫩 怎麼？難道廚房裏連開水都沒有麼？

四兒 不是沒有，他們不讓我管。

杜嫩 爲什麼？

四兒 他們說開水是另有用場的，你要開水自己煮去。

杜嫩 (很感傷) 連這幾個廚下人，竟也對我這麼樣了！

四兒 廚下人對小姐那敢這樣，還不是(以手指門外)她教過的麼。

于先 唉，別管它了，這都是我累你的。

杜嫩 快去洗臉吧，洗好臉來喝一盅好茶。

于先 你又有什麼好茶了麼？

杜嫩 這是昨天素素打發人給送來的，據說是一個南邊客人特地從杭州帶來送給她的。

(于先洗臉。)

于先 (洗完臉，過來坐下) 既這麼名貴，讓我來嚐嚐這新頭兒看。(飲茶)果然不差。(取下蓋，張一張甯)

內。怕這是最上的龍井吧。

杜嫩 我也沒有問他們是什麼名色，你是南邊人當然識貨，還會錯麼。——你要不要吃點什麼？

于先 這個時候了，還吃什麼點心，還是——

杜嫩 好吧，四兒，你去傳兩份飯菜進來。

四兒 是。

(四兒下)

杜嫩 李公子，我問你，要是我果然想好了辦法，你——

于先 你難道還不相信我麼？

杜嫩 既這麼着，事情由我來瞧着辦，不過——

于先 不過什麼？

杜嫩 我也不必多說了，反正我的心已經定了，天大的事情我也不怕，只要你——

于先 我的心和身不都早交給你麼？

杜嫩 (羞澀地) 啐，誰要你這——

(杜嫩的姊妹行謝月朗，徐素素，陸鳳仙，同入。)

素素 好好，有什麼說不完的話兒，還攔在白天說。

月朗 (打趣地) 大概是被窩裏忘記說的話吧。

鳳仙 沒準兒,也許李公子昨晚喝醉了,嫩姐沒法跟他說。

月朗 那末今天早晨呢?

鳳仙 也許李公子又沒會醒。

素素 噢,原來這道理!大概鳳仙昨晚上在這兒打邊鼓兒吧。

鳳仙 (過去抓她) 素素你這壞蹄子,看我饒你!

杜嫩 好了好了,大家別鬧,你們還不快給我坐下!

月朗 聽見沒有,娘娘吩咐,大家坐下。(自己先坐,素素鳳仙亦坐下)

杜嫩 我問你們,今天又是甚麼東南西北風把你們大夥兒吹了來的?

素素 一點兒也不錯,是甚麼風把我們吹來的,可不是東南西北風,是一陣仙風。

月朗 這話對,是仙風。

鳳仙 噫。

杜嫩 你們快說,別給我賣甚麼關子啦!

于先 各位姐姐,我猜到了,姐姐們是來給阿嫩暖壽的。

杜嫩 誰要你多嘴! (彷彿記起似的) 噢,還早哩。

月朗 看你這丫頭恍恍惚惚的連自己生日也忘記啦！
 杜嫩 誰忘記來！今天不還是初七麼？

（大家聽着笑起來。）

月朗 你這鬼丫頭，把日子都吃在肚子裏啦。

于先 阿嫩，今天已經是初九了，明天正是你的生日。

素素 你看，李公子都替你記得好好的，你自己却偏忘了。

月朗 我看你這幾天神志恍惚，究竟怎麼着啦？

杜嫩 我這幾天自己也不知道爲些什麼，心煩得很，記性也壞透了，心裏兀自七上八下的定不起來，彷彿要有什麼禍事臨頭似的。

鳳仙 那還不是爲——

素素 鳳仙別亂說。嫩姐，我告訴你，今天是月朗告訴我們，說明天是你的生日，要我們大夥兒來給你下一份請帖，要你明天到月朗家去喝一盅酒，算是我們給你上壽。

于先 阿嫩，我今天早上記起了明天是你生日，想和你商量想一個什麼辦法大家熱鬧熱鬧，誰知一回頭就忘記給你提啦，幸虧各位姐姐們想得起，我看明天還是請各位姐姐到這裏來玩一天吧。

杜嫩

(望望于先，似乎怨他不了解目前情況。) 哎，我這種生日，算得什麼，大家快別提吧。

月朗

阿嫩，你近來的情形，我是知道的，可是生日是一年一回的事情，就是熱鬧一回也花不了多少錢，而且我們姐妹也少聚會，所以我的主意要你過來到我那裏大家聚一回。阿嫩，你別專門胡思亂想，把自己身體弄壞了。

杜嫩

月朗姐，你體諒我，我是知道的，可是——唉，說牠做什麼呢。月朗姐，你們的盛意，算我心領就是了。

鳳仙

嫩姐，不是我又要多嘴了，媽媽近來待你不好，我們大家都是知道的，反正她是勢利場中人，從前當你活寶似的愛你，無非為的是錢，現在這麼半冷不熱地待你，也無非是因你——

(斜睨于先)

于先

(搶說) 鳳仙姐的話一點不錯，總是我李于先的不好，阿嫩現在受的種種委屈，應該歸我來負責賠償。

素素

(打趣似的) 我們倒要聽聽看，李公子預備怎麼樣賠償嫩姐的委屈。

于先

那容易得很。

鳳仙

好，你說你說！

杜嫩

快別聽他胡言亂語，于先，你要是胡說八道，我可不答應你的！

于先 阿嫩，你也何必那麼着急！我不過說等我家裏兌了銀子來，多補償你媽幾兩銀子就是啦。

杜嫩 誰知道你老子肯不肯再兌銀子給你！

月朗 阿嫩，這一點你倒不用替他着急，南邊的人誰不知道李布政的大名，誰不知道李布政家財萬貫，還會讓他少爺流落在這裏不成！

杜嫩 哼，你不知道他老子治家纔利害呢，要是知道他公子在京城裏跑教坊，我怕一文錢也別想得到！

于先 這——他怎麼會知道！

杜嫩 你自己自然不會去告訴，可是你老子的那些朋友親戚同鄉，你能保他們不去說麼？

于先 那些人我都和他們斷絕往來了。

月朗 那又爲什麼？

于先 和這種人談天，我的頭腦就會脹痛起來。這些人都是勢利鬼，見我在這裏候不到什麼官兒，去看他們還怕我去向他們借銀子哩！

月朗 那末，李公子難道什麼朋友都不來往了麼？

于先 那也不然。柳遇春就是我的一個好朋友，我們就不時碰見。

月朗 柳公子不是我在阿嫩這裏也會過的麼。人倒是挺和氣的，可不知他在京裏幹什麼的？

杜嫩 于先和我認識還是柳公子的介紹呢！(嬌羞地)

于先 可不是麼？他和我一般，什麼也不幹。

月朗 那末——

(柳遇春掀簾而入)

遇春 你們倒樂聚了，這麼多人在一起撩天。

杜嫩 哎呀，再巧也沒有了，恰在說起你，你却就來了。

遇春 怎麼？你們在背後罵我麼？

于先 誰罵你來！別冤枉好人了！來，我給你介紹，這位是月朗姐，這位是素素姐，這位是鳳仙姐。

(相對答禮)

遇春 月朗姐我們會見過，這兩位姐姐却是初識。

月朗 (點頭) 唔。柳公子近來貴忙呀？

遇春 忙什麼，什麼也不忙！每天曬曬太陽，喝喝老酒。

月朗 啊呀，我幾乎忘記了，明天是阿嫩的生日，我和這兩位姐姐想替阿嫩做一個生日，鬧熱鬧熱，

柳公子是阿嫩的熟人，也是李公子的好朋友，所以請柳公子也一塊兒到我那個小地方來，

大家同喝一盅壽酒。

杜嫩 柳公子別聽她胡說，我就不去。

素素 怎麼？要是壽婆不來，我們替誰上壽呀？

鳳仙 嫩姐連這一點面子也不肯給我們麼？

月朗 你們別聽她的話，她要是明天不來，我看這丫頭有幾顆腦袋子？

杜嫩 喔唷，不到你府上去就要犯殺頭罪麼？我倒偏不去，看你這位太后娘娘的懿旨怎麼吩咐下來。

月朗 (過去捉住杜嫩) 我呀，我就吩咐那麼一刀，(作手勢) 把你這張小尖嘴給割了下來，讓一個人哭死。

于先 好了好了，大家別開玩笑了，我是明天准定去的。

杜嫩 誰請你來！

于先 (向大家) 阿嫩由我負責，午正三刻包把壽婆送上府來。

鳳仙 自然壽公壽婆同時駕到的了。

杜嫩 (對于先) 你瞧，自己討招笑兒，謝天謝地！

遇春 我倒不知道明天是嫩小姐的令辰，今天却忘記帶了一份禮數兒來，有罪有罪！(作揖)

月朗 不忙，明天還來得及！不過，明天却是我們姐妹們的一點誠心，可不要你湊什麼份子。

遇春 既然如此，我去備一副壽燭壽香來，可好？

于先 遇春，別那麼婆婆媽媽了，我看你就免了這些俗套吧。

遇春 你于先兄吩咐，我自然只好遵命。——哎喲！（彷彿突然記起似的）我幾乎忘了來這裏的事情了，剛纔你原住那個寓裏的茶役到我那裏來尋你，說秦御史家裏派人來找你老太爺有什麼信帶在他那裏，要你去取。

于先 （似有喜悅）當真麼？

遇春 誰來哄你！

于先 一個信息要這麼長久，真是急死人。好吧，我去去就來。（作走狀）

遇春 一塊兒走吧，我也還得去一個地方。

于先 好，咱們一塊兒走。（對諸姬）各位姐姐寬坐一忽。

（兩人同下。四兒送飯菜上。）

四兒 各位小姐來了。李公子呢？

杜嫩 他有事出去了。你就摺在那裏吧，反正我也不想吃。你快給各位小姐倒茶。（四兒倒茶）

月朗 好了吧，嫩小姐，別再替他操心，准是銀子兌來啦！

杜嫩 我也但願他得一點接濟，你不知我媽對他的臉色纔難看哩。

月朗 你媽真也忒做得出了！李布政的公子還怕沒有錢使嗎？一時接不上來總是有，她難道不記得這一年來李公子給她的報效怕也不算少吧？

杜嫩 可不是！少說點也有上萬銀子了。

素素 李公子的脾氣倒也好。

杜嫩 反正他現在沒有錢，脾氣不好又怎麼樣呢！

月朗 阿嫩，我不是賣老教導你，我看李公子這人是挺不錯的，他對你也算好到家了，你要是有心，的話，我看還是圖個久長之計吧。

鳳仙 嫩姐，月朗姐的話可不是開玩笑，此刻就只我們四個姐妹，你倒不妨實心兒說說看。

杜嫩 姐姐們的好意我並非不知道，不過姐姐們不知道我媽的心又是多麼狠的，她會容易答應麼？再說，李公子的手邊也怕不夠開銷。

素素 這次要是拿到了錢，那就容易辦了。

月朗 我說這次要是李公子家裏果然兌了銀子來，可不要給你媽知道，這樣，你們說起話來比較容易，使你媽把數目說得小些。

杜嫩 噫，姐姐的話不錯。可是，月朗姐，你還不知道，李公子的老子管教得纔嚴呢，我怕我們的事情終沒有達到目的一天（很感傷地）

月朗 阿嫩，你又何必這樣！事在人爲，只要你們兩人心志堅定，沒有誰可阻攔你們的！

杜嫩 不過，我怕——（更感傷了）月朗姐，李公子對他父親却是特別懼怕的，他每次說起他父親來，總是愁眉不展，彷彿他面前就站着他父親似的，我覺得李公子本人固然沒有什麼，他父親這一關怕難打得過。

月朗 那也不要緊，只要他本人立志堅定，就是將來不回家去，也沒有什麼，李公子的才學，還怕會餓死不成！

鳳仙 真是，我就存那麼心眼兒，我將來要是也有這麼一天，我就不願意到人家去做媳婦兒，我就

月朗 （打斷鳳仙的話）看你又要說那些沒緊要的話了！我是說萬不得已的時候，纔那麼辦，要是能夠打得通，自然還是回家去的好，那纔是名正言順的。

杜嫩 我怕我倆就永遠沒法名正言順的了。

月朗 那也不要緊，好的是你們兩個，他老子要是來多管這些閒事，那他自己不要這個兒子和媳婦兒，總不能因了他老子不願意，就生生把自己的幸福放棄掉呀！

（老鴛從門外進來。）

老鴛 你們倒樂，在談些什麼呀？

(大家起立)

杜嫩 媽，我們閒着沒事，都在談些沒緊要話玩兒。

月朗 媽媽您坐。(讓坐)飯用過吧？

老鴛 飯倒吃過了，可是氣也受夠了。

月朗 誰給媽媽受氣呀？

老鴛 咳！月朗姑娘，你還不知道麼？李公子現在竟連被舖兒也搬到嫩兒這裏來了，你想有那個教坊兒有這種規矩！我說說嫩兒，她還要給我頂撞。

杜嫩 誰給您頂撞！

老鴛 我們這裏是什麼地方，全靠迎新送舊纔能掙一點開銷，現在被他一個人霸佔了，這還不算，他還不讓嫩兒出門一步，彷彿我這裏是一所仙宮，要吃要用一招手就能出來似的。你有本事，把嫩兒討了轉去，那倒也成，現在偏偏住定在這裏，要我這老婆子給他們張羅開銷，各位姑娘想想看，天下可有這種道理？

月朗 此刻李公子是一時接不上卯，媽媽就為他們多擔待一些兒就是了。

老鴛 誰不替他們擔待，要是不擔待，我早把這什麼李公子攆出去啦！

素素 自然，媽媽是疼嫩姐的，嫩姐既然和李公子對勁兒，您老人家就看寬一點吧。

老鴿 她既然對勁兒，快叫李公子討了轉去！要是再這麼不上不下的閒耽着，我可要對他不客氣了！

月朗 李公子現在那裏有錢討嫩姐呢！

老鴿 就是這句話呀！他既然沒有錢，乾脆就別再來，斷了這個念頭。我們這裏是什麼地方，沒有錢就不用踏進這個門來！

杜嫩 媽，你又何必如此，李公子不過一時沒有錢吧了，難道他是一直就沒有錢的麼？

老鴿 你這丫頭越長越刁了，你是不是又要說，過去李公子在我們這裏花過不少錢了，是不是？

杜嫩 難道不對麼？

老鴿 過去的是過去的，現在他可窮得像化子啦。我要是不看他過去花了一點錢在這裏，我還會讓他踏上這門麼？

鳳仙 媽媽，嫩姐和李公子既然那麼好，您老人家就成全了他們的好事吧。

老鴿 鳳姑娘，你的話也不錯，嫩兒現在年紀也大起來了，我也並不想一輩子要她跟着我掙錢，她有對勁兒一點的人，我也願意放她出去，可是，李公子——哼，我怕她尋錯了戶頭啦！

月朗 媽媽，您既然有這樣的好心，嫩姐自然感激您老人家的，至於她尋什麼人，您老人家也何必再費心，反正是她自己一輩子的事，讓她自己去做主意得了。

老鴉 好吧，我就不管她去尋阿貓阿狗！可是這個人，能拿得出一個子兒的錢嗎？

月朗 李公子現在手頭的確不大寬裕，不知媽媽心裏要他拿出多少錢呢？

老鴉 快別提了，這個人還能拿得出錢！我不是在你們姐妹面前掃他的威光，他要是拿得出三百兩銀子，我就把嫩兒送了給他。

月朗 媽媽這話可當真？

老鴉 自然當真！不過你也別想做成這月佬，我說他此刻連三錢三分銀子都拿不出！

杜嫩 媽，您也不能這麼小覷他！他家裏有的是錢呢！

老鴉 他家裏的錢是家裏的錢，他老子會兌給他麼？

杜嫩 他在京城裏也有許多親戚朋友，他也可以去向他們借來的。

老鴉 他要是借得到錢，還會弄成這個樣子麼？要是地方借錢給他，他會連住處也回了搬到這兒來麼？連開伙倉這一點錢也沒有人借給他，還有人肯借錢給他來娶你，我看你快別做這些亂夢了！

杜嫩 要是萬一有人借給他銀子，媽的話可要算數的！

月朗 媽媽金口一言，還會在我們這些小輩面前打退堂鼓嗎！

老鴉 你們別替他高興，我是相準他沒有一點辦法的。

素素 媽媽可不能等李公子把銀子借了來，你又捨不得嫩姐了！

老鴿 我呀，我是一言爲定。可是有一點說明在前，要是他弄不來銀子，我可不讓他再上這門兒來了！

月朗 這自然，他要是弄不到銀子，他也沒有臉面再來這兒了。

杜嫩 媽要他幾天籌來呢？

老鴿 時間却只有三天。

杜嫩 媽這樣說，不是故意要趕他出去嗎？媽想，李公子是在客邊，三百兩銀子也非小數，即使去借，也得東跑跑西問問，那有三天之內就能湊得齊呢！

月朗 媽媽，您老人家既然願意成全他倆的好事，您也何妨寬宏大量一點，讓李公子有一個考量。媽媽，您就把日子放長一點吧。

老鴿 我看這窮漢一輩子別想借得到這一批銀子，你們別跟我說廢話了。

杜嫩 媽，您要是答應限他十日，我就告訴他試試看。

老鴿 好吧，嫩兒，媽就聽你的話限他十日，可是要是過了期限兒，別怪做媽的對他不客氣，那時我就一頓孤拐打那光棍出去！

杜嫩 好，李公子要是十日之內還拿不出三百兩銀子，便是鐵皮包臉，料想也不會再上這門兒來。

了，我也決不再怨媽媽。可是媽的話可一定不翻悔麼？

老鴛 誰來和你們這些小輩兒翻悔，可是我看你也別太高興了。

月朗 我來做證人。

鳳仙 我和素素都可以做證人。

老鴛 你們都不要以為我說話不作數，我怕十天一過，嫩兒又要來向我討延期，那時我可一定不答應的！

杜嫩 (堅決地) 不決不！

老鴛 好，你們姐妹多談一忽，我可有事去了。

月朗 媽媽請便。

(老鴛出)

鳳仙 (高興得跳起來) 這一着，老傢伙可要吃虧了！

素素 這一次喜酒可吃定了。

月朗 你們別太高興，我怕這老傢伙會翻悔的。

鳳仙 翻悔？這麼便當！她要是翻悔，我把她的老臉抓個稀破！

杜嫩 我怕是李公子籌不到這批銀子。

素素 嫩姐也太替李公子耽心了，憑他老子這一點面子，那裏不可以去湊這三百兩銀子，再說，我還有一個法兒。

杜嫩 什麼法兒？

素素 你要李公子開口說要回鄉，籌借路費的。

月朗 素素這話不錯，一說回鄉借盤纏，就不怕借不到了。

杜嫩 再瞧着吧。唉！

鳳仙 還要嘆什麼氣，正要高興纔對，難道三百兩銀子做成了這好事，你還嫌太貴麼？

素素 你那時可不要忘了今天這幾個給你打邊鼓兒的人！

月朗 你們別和阿嫩開玩笑了。反正事情的成與不成，都在這十天之內，要是李公子連這一點便宜事情還推三託四的辦不成，我看你也可以死了這一條心了。

素素 是的，嫩姐，你也正可乘此試試李公子的心看。

杜嫩 他對我的心我是知道的，不過他的能力我却還有一點懷疑，要是他的親戚朋友能夠借錢給他，他又何必一定要搬在我這裏住呢，他難道願意受媽的白眼麼？

鳳仙 那也許是他對你的恩愛呀！

杜嫩 不是這道理！李公子也是一個極要體面的人，他又是出身於官宦大家，難道受得住這裏

的閒氣麼？我覺得他實在是毫無辦法，所以只好走這一條末路的！
素素 那末，我們……

（李于先自外匆匆回來，打斷了她們的談話。）

杜嫩 （着急似的）李公子，有什麼事麼？

鳳仙 李公子，恭喜恭喜！

杜嫩 （見李于先似有不快之色）鳳仙姐，別鬧，（對於于先）你快說，家裏來信究竟什麼事體？

于先 家裏要我回去。

（一分鐘的沉默）

月朗 那也不是什麼壞消息，機會正對勁兒，阿嫩，你難道以為不對麼？

于先 我不懂你們什麼意思，阿嫩快告訴我吧。

杜嫩 （羞澀地）你去問她們。

素素 怎麼要我們替你說，這是你自己的事啊！

鳳仙 大家別替她說，看她這厚臉子說得出來！

于先 好姐姐們，你們快告訴我吧，我心裏正在煩死了，給你們一迷糊，更使我難受了。阿嫩，你就快說出來吧。

杜嫩 呸，我能告訴你什麼，什麼也沒有！

月朗 好吧，還是由我來說。我首先要問你，你究竟對阿嫩的感情怎樣？

于先 你這話什麼意思？

月朗 我要你老實說出來。

于先 這還用說麼！

月朗 好，既然如此，這話就別用提。我還要問你，你們兩人既這麼好，究竟打算如何結果？

于先 這——你爲什麼問這話？

月朗 你還願意一輩子這樣下去呢？還是希望有一種正式的名分？

于先 可是——可是，我現在怎麼能談這些呢！

月朗 你不談也得談。要是照你們現在這個情形，阿嫩的媽媽已不容許你住在這裏了，你們果然

要好的話，你得趕快想個主意。

于先 我不是說過了，我現在的能力談不到這些。

月朗 但要是出乎你意外的給你便宜呢，你難道也不要麼？

于先 這——這那兒會！我早已知道她媽的心眼兒，非得十斛金珠，休想問起這件事的。

月朗 但要是未必這許多呢，你怎麼樣？

于先 我怕決不可能的吧。

月朗 我現在告訴你，我們剛纔替你做成一注便宜買賣了。

于先 你們剛纔竟談到這個問題麼？那好極了，可不知她老人家希望要多少？

月朗 她——（望望杜嫩）

（杜嫩以手作勢，伸出三個指頭。）

于先 難，難！我現在那裏去弄這批銀子！

月朗 你知道多少？

于先 不是三千金麼？

月朗 （打趣地，過去拍一拍杜嫩）你看她值三千金麼？

于先 別開玩笑了，豈止三千金，三萬金也值！

月朗 我告訴你，她老人家只要三——百——金！

于先 （不信似地）月朗姐別開玩笑吧，老實告訴我！

月朗 老實告訴你，你不相信，又怎麼辦呢？

于先 那末……我決不敢相信。

（于先望杜嫩，嫩點頭示意。）

于先 (樂極)真有這種事!這是什麼道理?

杜嫩 你別做夢了,她付你三錢三分銀子都拿不出呢!

于先 那最好,我不要她看得起。可是,她會賴麼?

月朗 你要能籌得到這數目,我們都可給你擔保。

于先 (躊躇地)這……我想沒有什麼問題。

杜嫩 你老太爺既然要你回去,難道不兌盤纏給你麼?

于先 沒……有。他總以為我還有錢在這裏。

杜嫩 這就不容易了吧?

月朗 那也沒有什麼困難的。你現在正好把你老太爺的信做憑證,就不怕人家拒絕給你幫助。

于先 你們不知道,剛纔給我信的秦御史他就是一個窮官兒,自己也向我愁窮嘆氣,我是沒法向他開口的,至於其他的親戚朋友,平日就少交往,也不容易開這個口。

杜嫩 那末你的意思,是不是沒有辦法?

于先 這事情我當然得極力設法的。你媽還給了期限沒有?

杜嫩 當然有的,難道給你設法一輩子。

于先 多少日子?

杜嫩 十天。

于先 那還可以想法。

月朗 這還是阿嫩討的添頭呢，她老人家只給三天期限。

于先 (對杜嫩作揖) 多謝多謝。我現在就出去，一定去設法弄齊此數纔來見你。

杜嫩 何必忙在這一刻兒。

于先 不，不愈快愈好，我就去不過等我弄了銀子來，要是她翻悔，那要全仗各位姐姐幫襯了！

月朗 這，你不用急，我們拚命也不使她翻悔！

于先 (作走狀) 那末各位姐姐再見！

鳳仙 可，不要忘了明天到月朗姐家去！

于先 知道，記得。

(于先下，大家注目他的身後。)

(幕)

第二幕

時——四天後傍晚。

景——同前。

幕啓時，杜嫩獨自坐在她粧閣裏，一手執着書卷，雖在看着，但心焉不屬，雙眉深鎖，似有重憂。稍停，抬起頭來，望着遠處，似乎在想到未來的種種，不勝煩愁的樣子。

有好幾分鐘沉默着，不說一句話，四兒纔從外面進來，手裏托着一盤，放着晚飯和菜蔬。

四兒 (放好在桌上) 小姐，夜飯開來了。

杜嫩 這麼早就開夜飯麼？

四兒 廚房說，裏邊要請客，怕沒有空，所以早一點給您開上來。

杜嫩 我此刻不想吃。

四兒 小姐要是覺得飯菜不合適，我去替您換幾樣來。

杜嫩 不用了，我此刻是吃不下去。

四兒 那末……

杜嫩 你就在這裏吃了罷。(稍停)四兒,你覺得我平日待你還好麼?

四兒 小姐待我再好也沒有了。——您爲什麼問這?

杜嫩 我昨天要你去尋李公子,究竟尋到沒有?

四兒 尋是尋到的,他在柳公子家裏,看去很着急的樣子。

杜嫩 我不是要你去請他來一次麼?

四兒 我是說小姐要他來這裏,可是他說,他沒有空,過一天來。

杜嫩 過一天來,過一天來!一共還只有五六天時間了,要是辦不到的話,怕要來也不成了!

四兒 小姐這是什麼話呢?

杜嫩 莫怪你說這話,我還沒有告訴你,媽要李公子在十天內籌三百兩銀子來,要是辦不來的話,不許他再上這兒來了。

四兒 要是辦得來了呢?

杜嫩 要是他準時辦了這數目來,那末此後……我就是李公子的人了。

四兒 (不相信地)小姐,快別上這老傢伙的當了,那有這樣便宜的事!

杜嫩 那是她親口說的,謝小姐張小姐和陸小姐都在這裏,她還賴得去麼?

四兒 不過照四兒的想法,這也許是一個圈套,她不過要逼李公子一點銀子吧了。

杜嫩 不過李公子也沒有銀子呵！

四兒 也許她就因為看定李公子拿不出這銀子來，所以借此來趕走李公子的。

杜嫩 (點頭) 噫，媽還說李公子連二錢二分銀子也拿不出來的。

四兒 可是她也不想一想：李公子究竟是官家子弟，那個親戚朋友那裏不可以去通融這一點數目。

杜嫩 四兒，你不知道，照我看過去，怕竟通融不到哩。

四兒 您怎麼知道李公子借不到這點子銀子？

杜嫩 你不是說昨天看見他很着急的樣子麼？

四兒 噫，那倒是實在的，我昨天見他的時候，他正在搓着手在屋裏踱來踱去，彷彿有什麼重大心事似的。

杜嫩 何況他又推託沒有空，不肯來這裏，這不是明明白白事情沒有成功麼？

四兒 我想李公子總能想得辦法來的，小姐儘可放心。

杜嫩 再瞧吧。四兒，今天裏面請客，你知道請的誰呢？

四兒 聽說請的是一位徽州鹽商，姓孫的，是六娘的客人趙大少介紹來的。

(外面有人喊四兒，四兒匆匆下，一忽，即回身入。)

四兒 小姐，太太吩咐，有幾個客人要上小姐屋子裏來坐坐。

杜嫩 我不是告訴他們不接見生客麼？

四兒 太太這麼吩咐，四兒不敢回上去。

（老鴿已領了兩個客人進來，一人爲孫富，一人爲趙大光。）

老鴿 嫩兒，有人客來看你。

（杜嫩似理不理的，但迫于老鴿之勢，只好起立欠身招呼。）

大光 （作介紹勢）這位是我的朋友孫大少，這位就是名滿京城的嫩姑娘。兄弟是趙大光。

孫富 久仰嫩姑娘芳名，今日一見，實爲榮幸。

（杜嫩還禮讓坐，四兒捧茶敬客。）

杜嫩 承兩位大少看得起，實在十分慚愧。

大光 嫩姑娘何必謙虛。在這所京城裏，誰不知杜嫩姑娘的芳名，除非是壓根兒不跑教坊的蠢東

西。

孫富 小生向在江南經商，這次偶到京師，聽趙大少說起嫩姑娘芳名，渴想一見，今日幸得趙大少

介紹，得識芳顏，實小生萬分之幸。

大光 孫大少是徽州有名的鹽商，這次到京裏來，正想物色幾位佳麗，交結個朋友。

杜嫩 (冷冰冰地) 原來是一位財翁，失敬失敬。不過尋到像我們這種地方來訪佳麗，怕會使孫大少掃興的吧。

孫富 嫩姑娘何必如此謙虛，我要不是久仰芳名，也決不敢來驚動姑娘了。

老鴿 兩位大少在這裏多坐一忽兒吧。等我進去預備好了酒席，再來請兩位大少。

大光 媽媽儘管請便。我在嫩姑娘屋子裏雖還是生客，可是在這所教坊裏也算得是熟極的客人了。四兒，你總不見得不認得我吧？

四兒 有點面熟就是了。

大光 那就好。

(老鴿下)

孫富 (見桌上攤有書卷) 原來嫩姑娘還是一位才女。

大光 哈哈，這纔叫「有眼不識泰山」，嫩姑娘要不是才貌雙絕，能哄動這整個兒京城麼？

孫富 小生有罪。

大光 你還不知道嫩姑娘的詩文，不但爲你我所不及，而且一般號稱士林知己的監生，也是萬萬及不來的，要是嫩姑娘願意變裝赴試，包你狀元及第。

孫富 那可不成了一個女狀元麼？

大光 可不是！我相信這京城裏千萬閨秀，沒有誰能比得上我們嫩姑娘的才學。
 孫富 要是如此，使小生越發傾倒了！

杜嫩 (厭煩地) 兩位大少今天來此，不知還有什麼見教麼？

大光 沒有什麼，沒有什麼。無非是因為孫大少仰慕嫩姑娘，要兄弟作介，如果蒙嫩姑娘不嫌棄，意欲介紹嫩姑娘和孫大少交個朋友。

杜嫩 趙大少的主意，本來再好沒有，可惜我近來因為身體常病，所以不願意再多認識一個人了！
 孫富 那末……

杜嫩 是的，孫大少的盛意我非常感激，不過——只好請孫大少原諒！

大光 嫩姑娘，你得明白！你雖然是一位有聲望的妓女，可是孫大少也不是一個普通的人，他既然看得起嫩姑娘，嫩姑娘倘拒人於千里之外，恐怕也有些不大大方便吧。

杜嫩 (勃然作色) 什麼方便不方便！每個人都有他自己的意志，妓女也是人，難道她就不應該有她的自己意志麼？

孫富 不不，嫩姑娘不要生氣，趙大少無非看得起小生，他無非要嫩姑娘賞一個面子吧了。

杜嫩 我就不大懂面子不面子，要面子的人第一要知恥識羞，別人不願意而硬要撐面子的人，他自己就根本不知道什麼是面子！

大光 你竟敢罵人！你至多不過是一個妓女，你即使有天大的能耐，也逃不過你媽的手掌，你敢罵

我們，看我法和你媽算賬！（轉對孫富）孫大少，不用理這賤人，看你逃得過我趙大光的手掌！

杜嫩 啊，趙大少，你何必生那麼大的氣，我又沒會罵誰來！我不過發幾句牢騷，也值得你光火不成？

孫富 大光兄真是，嫩姑娘又沒會指名罵我們，你也犯得上生這麼大的氣麼？——來，我們坐下喝

一盅茶，大家別鬧得臉紅紅的，算什麼！

大光 你真是好性子，給人罵了，還要往自己臉上貼金！我趙大光可沒有你那麼耐性兒，我就沒有讓誰侵佔過一言半語，不要說……

杜嫩 （拔着臉）不要說是妓女，是賤人，趙大少，可對？

孫富 好了，好了，多說無味。（拉趙坐下）坐下喝一盅茶解渴吧。嫩姑娘，你也不要生氣，這都是小生的不好，小生因為渴慕嫩姑娘的芳名，所以硬要趙大少陪來瞻仰瞻仰。

大光 （氣哄哄地）我趙大光在京城裏十多年，那個教坊沒有跑過，就是有名的妓女，也不知見過多多少少，可從沒會見過妓女可以隨便得罪客人，罵客人的！

杜嫩 （冷笑）哼，可起我也沒有見過玩教坊，背着招牌出來的！

大光 誰背招牌，你說？

杜嫩 要不背着招牌，爲什麼要說什麼方便不方便？

大光 這是我給你的警告，又怎麼樣？

杜嫩 (冷笑) 哼，警告誰不知你是東廠裏的紅人，你即使不警告，我也早已耳聞大名了。

孫富 我說算了，何必還要說那些不相干的話。

大光 是的，我是東廠裏的人，又怎麼樣？

杜嫩 我是一個妓女，敢怎麼樣！不過世上也儘有那些還不如妓女的人，說起來倒還是男子漢，可是他們幹的勾當呵，就彷彿是一條軟骨蟲，只知道爬，也只能爬，永遠地把頭向着地下，爬呀爬的，爬上一輩子，人家踩在他身上，他把身子扁一扁，從人家鞋子底下滑了過去，他們幾會看見過青天？他們幾會敢把背脊骨抬一抬？這種人呀，我說比我們妓女還差得遠呢！

大光 你有本事，就指名罵我！

杜嫩 我又沒有罵誰，我是說世界上儘有那種人，其實他的骨頭軟得要命，可是在我們妓女面前，却威光十足，裝點得天不怕地不怕似的，等到在他們主子面前，却連打一個噴嚏都不敢！

大光 你是說——

孫富 得了得了，大光兄何必跟她們女孩子一般見識。

大光 你這人真是——

孫富 老兄，你也不想一想，我們出來玩，無非是找一點快樂的，要是板起臉孔和人家生氣，那又何犯着來！再說，嫩姑娘是什麼人，她要是願意罵我孫富，我纔開心呢！

大光 (似笑非笑) 哼，你的臉倒厚！

孫富 我的臉厚？我的臉纔不厚啦！

外面聲音 酒席擺好了，請趙大少孫大少出來坐席吧！

孫富 來啦，來啦！(拉大光) 來，我們喝酒去吧。嫩姑娘，你可願意陪我們去喝一杯酒？

(嫩不理睬)

大光 (立起身來) 瞧着吧，看你爭得過我頭去！

(兩人同下)

四兒 小姐，您這次禍可闖大啦！聽說這位趙大少是在東廠裏做事的，倘萬一翻起臉來，這事情……

杜嫩 (打斷四兒的話，堅決地) 不用你替我擔心，我要是怕事的，也就不說那些話了！什麼東廠西廠，看他們還有多少時候耀武揚威，只要魏賊(註)一倒，看這班不識羞恥的混賬東西逃到那裏去！到那時候，千夫所指，萬人唾罵，即使不去殺他們的頭，也一定會作孽自斃的！

(註)指魏忠賢。

四兒 小姐的話雖然不錯，可是現在究竟還是他們的天下呵！

杜嫩 怕也不長久啦！

四兒 小姐，我們現在不談這些話，奴婢覺得他們這次故意來看您是存有作用的，也許太太已經變了主意啦。

杜嫩 你的意思不是說媽媽對李公子的話又想不算數了？

四兒 我看進有點如此！

杜嫩 那怎麼好呢？（思索狀）我的意思要你再去找一次李公子，要他快快到這裏來一次，不管有沒有籌到銀子。同時再去請一請謝小姐、張小姐和陸小姐，要她們即刻到我此地來，有要緊事商量。

四兒 好吧，我就去找他們。（四兒下）

（杜嫩獨自坐着凝思片刻，如有所決。）

杜嫩（自語地）等着瞧吧！對付這種衣冠禽獸的唯一方法，就是不假給他們一點顏色！他們要是果真來欺侮我這樣一個弱女子，我想他們也總不能佔什麼便宜去的！

（老鴿氣哄哄入。）

老鴿（以手指嫩）你這丫頭近來愈不成話了，怎麼竟敢得罪起趙大少來？他是誰，你知道麼？別人

都想討他歡喜還來不及，你竟當面罵了他！而且還有孫大少，孫大少是他特地介紹來的，你看在我老娘的面上，無論如何也得敷衍一下，你却連他也得罪了。這是爲什麼，這是爲什麼？我那裏得罪他們來？我也沒有罵過趙大少。這是他自己不樂意我，特地在媽面前說我的壞話，您要是不相信，您去問問四兒。

老鴿 我也不用問得，四兒反正是你的人，她會告訴我真話。我知道你近來脾氣大得不得了，對我

還要強頭逼腦，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杜嫩 媽不相信，也沒有辦法。他們怎麼告訴您來？

老鴿 他們說你脾氣太大，看不起他們，罵他們不要臉，要問我討一句話。

杜嫩 哼！說得出這種話的人，就是不要臉！媽可以不理他們，看他們使出什麼法兒來！

老鴿 你倒說得輕鬆！我告訴你，趙大少是東廠的人，東廠就等於煞神，一碰到他們，就得遭殃。我看你還是出去向他們賠個不是吧。

杜嫩 要我去向他們賠不是？他們不要熱昏了頭！

老鴿 (大怒) 你這賤丫頭，要是不聽做媽的話，媽也不要你再叫我娘了！

杜嫩 媽也何必對我生這樣大的氣！我知道媽近來總在挑我的錯處，好給您罵一個痛快。

老鴿 要照你說，反而我在挑剔你啦！

杜嫩 我不知道。反正您老人家倘想罵我，您儘管罵，個痛快就是了。

老鴛 我也沒有功夫和你說廢話，現在裏面趙大少預備了一桌酒替孫大少接風，你願不願意下去陪他們坐一忽？

杜嫩 我不去！

老鴛 那末我說的話你竟不想聽從了？——好吧，既然這樣，把我說的話不算數兒，那就什麼話兒也不算數啦。

杜嫩 (明白老鴛的話在暗示什麼)這……

老鴛 你自己去挑選，還是聽我的話進去陪他們坐一會，還是一切作罷？

杜嫩 (非常難過的樣子)好，聽媽的……話(哭)

老鴛 (勝利地微笑)這纔是快進去，裏面席子已經擺好了。

杜嫩 您先進去，我就去。

(老鴛下。杜嫩伏桌飲泣。四兒與謝月朗張素素陸鳳仙同上。恰見杜嫩在飲泣。)

月朗 怎麼啦，好好兒又在哭了？

(三人同過去拉嫩，嫩止淚招呼。)

杜嫩 說牠甚麼，還不是我自己的命苦！

素素 剛纔四兒說你得罪了趙大少，可有這事？

杜嫩 (點頭) 照你看，要殺頭了吧？

素素 你看，我又沒有得罪你，反打算和我吵嘴了。

杜嫩 趙大光不也是你的相好麼？

素素 相好又怎麼樣？反正是你得罪他的，又不與我相干！

杜嫩 是呀，我又不曾請你來做和事老，要殺頭的是我，你是不是替你相好來抱不平的？

鳳仙 嫩姐姐，好了好了，素素又不曾得罪你，你何必挖苦她呢！

月朗 阿嫩，我們這幾個小姊妹還得鬧過算數麼？快別使牛性了，把事情仔細告訴我們。

杜嫩 四兒不會告訴你們麼？

月朗 她只說一點點。

杜嫩 就不過這一點點。——(轉對四兒) 李公子來不來？

四兒 (遲疑) 他說……他說今晚不來？

杜嫩 爲什麼？

四兒 他也沒有說爲什麼。

杜嫩 你不把這裏的情形告訴他麼？

四兒 我說是說的，可是他說……他說現在還不能來見你。

杜嫩 哼！不來就不來，可得永遠別再來了！

月朗 我想他是因為銀子沒有辦到的緣故。

鳳仙 嗯，我想也怕這個道理。

杜嫩 沒有銀子難道就不能來一次麼？

素素 你專門自己使性兒，也不替人家想一想，一個人有一個人的見解，你是不願意爲人家留一

點餘地的。

月朗 我覺得這事情應得趕快想法子，所謂夜長夢多，怕等不到這十天的期限了。

鳳仙 我也是這個意思，得罪人倒不用怕，怕的人家銀子比咱多，那可就難辦啦。

四兒 (插入) 奴婢的意思，怕李公子一個人設法不到這一批銀子啦。

杜嫩 你知道什麼，我不過是要試試李公子的心吧了。他要是去設法，那就表示他沒有誠意，現在我看他竟有些想不到法子的樣子。

四兒 嗯，奴婢看來，怕竟設法不到。

杜嫩 我原知道他沒有這能力的，你上次不是說看他很憂煩的樣子麼？

四兒 嗯，我看他煩得兇。今天去的時候，柳公子不在家，他一個人睡在床上，我對他說，他彷彿沒有

聽見似的，可是我看他那雙眼睛却睜得老老大的，只望着上面牆上出神。

杜嫩 這也太苦了他了。月朗姐，我要你替我跑一次，我這裏還有一百五十兩銀子，你要他再湊一百五十兩，快快即刻拿到這裏來。

月朗 好的，我替你去走一回，可是不是要他今晚就來？

杜嫩 是的，越快越好。

月朗 那末我就走，你們好好兒等着，可別再吵嘴！

杜嫩 你走了我們不再吵嘴。

月朗 難道有了我在這裏，你們纔得吵嘴？

素素 她看大姐在這裏，故意撒嬌給你看看呵！

月朗 喔，原來如此，那末我得趕快走。（下）

杜嫩 （突然記起似的）你們兩位姐姐在這裏談談，我得進去坐一忽。

鳳仙 這是怎麼一回事？難道大姐一走，怕我們吃了你不成？

杜嫩 （央求狀）好姐姐，別開玩笑，我是非進去坐一會不成的。

素素 （茫然不解）這是甚麼道理？

鳳仙 噫，這是甚麼道理？

杜嫩：你們不知道，剛纔媽進來了，把我大罵一頓，說我不應該得罪這兩位客人的，她說出兩個辦法：一個辦法要我進去陪她們吃一會酒；一個辦法是取消前天她說過的話。

鳳仙：喔唷，虧她老人家想得周到。

素素：那你怎麼辦呢？

杜嫩：我只好答應她進去陪他們喝酒呵，要不然……

素素：我覺得這最好了，現在你已經快跳出這牢籠了，何必再去嘔些不相干的氣，找些意外的麻煩。

鳳仙：不過……

杜嫩：不過什麼？

鳳仙：不過要是李公子看見了，不是又會生氣麼？

杜嫩：我不是爲他麼？要不爲了他，我纔願意殺頭也決不肯幹呢！

四兒：嗯，小姐倒真有這一手的。

素素：那末你就快進去，不要再給他們噉了。

鳳仙：可得早些脫身。

杜嫩：嗯，我知道。你們隨便談談。（下）

四兒 小姐這一次委屈可受大啦！

素素 怎麼啦？

四兒 您不知道，她剛纔罵得他們纔兇哩，她的性子多烈，要不是爲了李公子，即使她媽對她下跪也決不會答應進去的！

鳳仙 你說，剛纔你們小姐怎麼會罵起趙大少孫大少來的？

四兒 趙大少要替孫大少介紹，跟小姐交個朋友，小姐就說我此刻什麼朋友也不要結交，而且小姐還罵他們不識羞恥。

素素 你看，這丫頭太潑辣了！要是換了我罵趙大少這句話，說不定我會被他打死哩。

鳳仙 怎麼，趙大少就這麼狠麼？

素素 他又怕誰來！在這京城裏就是他們的勢力大，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誰不依，誰就倒楣，那怕王孫公子也得讓他們幾分。

四兒 那我們的小姐還算幸氣哩！

素素 可不是，他也許怕你們小姐名望太大，不敢動粗。

鳳仙 我看不見得吧。俗話說得好，理直氣壯，天不怕，地不怕，又怕什麼東廠西廠！

素素 你別那麼說，在目前，要想活命，只好向他們低頭。

鳳仙 我看你給豬油蒙了心啦！什麼在目前，在將來，正理反正只有一個，你要是不想顧「理」，那自然只好顧「勢」，否則，我陸鳳仙雖然趕不上杜嫩的名聲，可是要想以「勢」來壓我，叫我幹我所不願幹的事，那除非殺了我的頭去？

四兒 (打趣地) 殺了頭，還能幹什麼呢？

鳳仙 是呀，所以壓根兒我還是個不幹！

素素 這——

鳳仙 好了，你也別多說了，反正趙大少是你的相好，所以你只好偏着他點兒，是不是？
素素 啐，什麼相好不相好！我倒實心眼兒說一點眼前話，却給你罵上了一大泡。

鳳仙 誰罵你來？我只不過說那些只顧眼前，忘記正理的人是無恥吧了。

素素 你再罵，你再罵，看我饒你！(過去抓鳳仙，鳳仙逃。)

(正在鬧烘烘的當兒，謝月朗、李于先、柳遇春同上。)

月朗 怎麼你們又在鬧什麼玩意兒了？

素素 (一面停下來一面說) 她罵我。

鳳仙 誰罵你來？

素素 你不罵，問問四兒。

(四兒笑着不說)

鳳仙 我罵你什麼？

月朗 好了，別鬧了，阿嫩呢？

四兒 小姐往裏邊去啦。

月朗 怎麼留客人在房裏打架兒，自己却撇清跑了開去呢？

四兒 這……(欲言又止)

鳳仙 還不是爲李公子。

于先 怎麼又爲了我呢？

素素 可不是，正爲了李公子在受委屈呢！

月朗 我越發莫明其妙了。快說出來，別賣甚麼關子啦。

鳳仙 我們沒有來之前，嫩姐的媽曾經進來罵過嫩姐，罵她不該得罪趙大少他們，提出了兩個辦

法，要她揀一個：一個是要她進去陪他們喝酒，一個是前幾天她媽說的話作罷。

月朗 噢，原來還有這曲折在裏頭。怪不得我們來的時候，阿嫩在哭哩。

于先 她在哭麼？

月朗 可不是！我們都見着的，我正打算問她爲什麼哭，她却又和素素吵起嘴來了。

遇春 你們還吵過嘴來？

鳳仙 嫩姐姐說她偏了趙大少，她不承認，可就吵起來啦。照我看，素素真有點偏這傢伙，剛纔和我吵，還不是一樣麼？

月朗 素素和趙大少原來是相好的，也怪不得。

素素 看，你大姐也在挖苦我了，我可不依。

于先 大家別再鬧了。阿嫩怎麼還不進來呢？四兒，你進去看一看，給嫩小姐一個信息，說我們都來這裏啦，可別給他們聽見了。

四兒 嗯，我知道。(下)

月朗 現在銀子總算如數籌到了，可怎麼一個辦法呢？

遇春 就乾脆叫她媽進來，付了她三百兩銀子，要她寫一張贖身契，不就完了麼？

于先 你的話也對，不過我怕她不肯這樣乾脆。

鳳仙 不乾脆，也得乾脆，她不是在我們面前說的那麼決斷麼，她要是賴，看她有這一張老臉！

月朗 第一步還得問問阿嫩，看她的主意怎樣。

于先 這話很對。

(杜嫩上)

杜嫩 你們大家都來啦。(感傷地，對于先。)我以為怕看不到你了。(對柳遇春)柳公子您請坐。

于先 我的不來，自然是我不好，不過我以為你總能諒解的。

杜嫩 你不來，誰知道你爲的什麼，也許你覺得不值得再來這裏了。

于先 天知道！我想不到李于先弄到現在這樣狼狽，區區三百兩銀子竟東西南北都碰壁！

杜嫩 你把這事情說說看呢？

于先 有什麼可說的，還不過是人情淡於水吧了。

杜嫩 你們的那些親戚朋友竟一文都不借給你麼？

于先 可不是！他們不是向我嚷窮嘆氣，就是教訓了我一大頓。我拿出家父的信給他們看，他們兀

自不相信，說我又是借此弄錢找玩兒的。

杜嫩 我早已猜到，你設法不到銀子的。現在我這裏已經湊起了一百五十兩，其他一百五十兩，不

知你可弄到了沒有？

于先 現在總算弄到啦。一百兩是遇春兄給我借來的，其餘五十兩還是月朗姐姐借給我的。(取

出銀放置桌上，杜嫩也從衣櫃取出一百五十兩銀子同放一處。)

杜嫩 好吧，數總算已經湊足了，那末怎麼一個辦法呢？

月朗 剛才正在商量辦法，柳公子意思乾脆叫你媽上來，把銀子交給她，教她寫一張贖身契給李

公子，你的意思怎麼樣？

杜嫩 怕也只有這一個辦法。可不知這兩個傢伙走了沒有——（向門外喊）四兒！

（四兒上）

杜嫩 這兩個傢伙走了不曾？

四兒 剛剛吃好，已經在穿衣了，大概就得走吧。

杜嫩 那就好，你看他們走出去了以後，就喊我媽來這裏。

四兒 是。（下）

杜嫩 我就擔心她賴，那個孫富這次來這裏，我覺得他就不懷好意。

于先 他說了什麼話沒有？

杜嫩 話自然沒有說什麼。他已經明白我的脾氣，他再敢說什麼話，難道他還肯厚臉來討罵不成！

不過我看出那個趙混蛋特意把姓孫的介紹給我的，確含有一種作用的。

鳳仙 我怕一點不錯！

遇春 所以事情得乾脆就解決，別夜長夢多又要弄出許多枝節出來！

杜嫩 不過有許多話得月朗姐和柳公子替我們說出來，我（嬌羞地）有點不好意思的。

月朗 那自然，我來說。可是敲邊鼓的得緊湊一點！

鳳仙 一準緊湊，別想她賴得去！

（老鴛借四兒上。老鴛一見衆人都在，已經捉摸得到是爲什麼事了，所以神色就有點不自在。）

老鴛 （假笑）喔唷，什麼風把你們一齊都吹到了這兒來？

鳳仙 （搶着說）媽，是喜風！

老鴛 有什麼喜風！我這裏倒楣都來不及，還有什麼喜不喜的，今天差一點兒連屋子都給人家拆了。

月朗 （故作不知）那爲什麼媽？

老鴛 （以手指嫩）還不是爲了這丫頭淘氣。

月朗 （對嫩）你爲什麼好給媽淘氣！有什麼事情不聽媽的話麼？

老鴛 剛才趙大少介紹了一位鹽商孫大少來要和她談談，這丫頭不好好接待，反給他們罵了一頓。（對大家）你們想，趙大少是好惹的，他要是一翻臉，我們這屋子不都要給他拆了麼？也許連我這條老性命也要賠在裏邊哩！真是好一個不知輕重的丫頭！平日讓她使性慣了的，我因爲寵了她一點，也不大去管教她，她現在竟不分好歹地要到老虎頭上去捉蒼蠅了，你們看可了得了不得！（停了一下）幸虧趙大少是此地六娘的相好，經六娘百般的哄勸，我又去向他賠了許多不是，總算使他捺住了這一股氣，否則這場禍可就闖大啦！

素素 想來這位孫大少的脾氣總挺好的？

老鴿 可不是！要是孫大少的脾氣也像趙大少，那還用說麼！後來倒是孫大少勸住了趙大少，要他看過一點兒，因此總算使趙大少不好意思再發作了。

月朗 媽，嫩妹妹的脾氣是也太剛了一點兒，這都是你媽平日愛她的緣故，誰不知道媽待嫩妹妹比親生女兒還要好得多，媽也只好多耽待她一點兒。她心目中，現在只有李公子一個人，不過你也不能這麼使性兒呀，使媽媽爲難，媽，您說對不對？

老鴿 一點不錯，究竟謝姑娘長了幾歲年紀，說話有個分當！

月朗 媽可知我們今天來的意思麼？

老鴿 不知道。

月朗 您猜一猜呢？

老鴿 我那裏猜得到。反正你們小姐妹是常在一起玩慣的，還不是生日吃酒的那些事。

月朗 有酒喝倒是不錯的，可不是爲誰的生日。我來告訴媽吧，李公子現在籌齊了那一注銀子來了，要想請媽認了他這位女婿。

老鴿 (故意一驚) 什麼這……

遇春 于先是我頂要好的朋友，他到這兒來是我領他來的，現在快要成爲你的女婿了，你難道不

要謝謝我這位大媒給你揀了這一位好女婿來麼？

老鴇 柳公子別開玩笑了，怕我沒有這福氣。

遇春 說真話，于先配你們的嫩姑娘再合適也沒有，所謂才郎女貌——不應該說才女配才郎，嫩姑娘可也當得起一位才女子啦！（轉向嫩）你說對不對？

杜嫩 啐，誰要您來牛頭不對馬嘴地瞎恭維，要是我是女才子，那末女才子可以車載斗量啦！

月朗 你們別打斷我的正經話，媽，李公子銀子已經帶了來，可此刻就交兌。

老鴇 （顯有圖賴之意響）這還是慢慢兒吧。

鳳仙 媽，您可慢慢兒，別人可等不及呢！

老鴇 李公子一向就住在這兒的麼，那又何必忙在這一時刻呢。

鳳仙 我們可也等吃他倆的喜酒呀！

老鴇 鳳姑娘別開玩笑了。這是什麼事情，得讓我仔細想一想。

遇春 你不是限于先十天之內籌足三百兩銀子麼，今天是第五天，銀子已經如數籌了來，現在就要你把銀子兌了去！

老鴇 這話果然是有的，不過事情總還得讓我仔細想一想。

遇春 還有什麼仔細想不仔細想，李公子是李布政的兒子，嫩姑娘嫁過去也不會辱沒了她，你是

明白事情的人，不要再三心兩意了。再說，現在他們兩個人自己都已情投意合，你即使打算阻止，怕也辦不到的啦！

老鴿 不過——

遇春 我知道你的意思，不過身價太便宜了一點，是不是？可是這數目是你自己親口說出來的，沒有誰和你討價還價，你諒想李公子現在手邊拮据，所以打算拿這數目來難難他，使他不敢於再上你的門來，要嫩姑娘另外再去接幾位財主，是不是？你要是這樣想，你的念頭可完全轉錯了！嫩姑娘的脾氣你也已經知道了的，你要是果然把他們硬生生的拆開，你看嫩姑娘會不會另外再去接什麼客人！我覺得你還是放明白一點，李公子在你這裏一年來的報効，少說也有上萬的銀子了，所以你現在把嫩姑娘嫁了李公子，在你也不算吃什麼虧的。你想一想，我的話對不對？

老鴿 柳公子你不能這樣逼我，嫩兒是我從小扶養大來的，一切都得由我來做主，誰也不能來干涉！

月朗 誰來干涉您老人家，您要李公子拿出三百兩銀子來把嫩妹妹討了轉去，不是你自己親口說出來的麼？

鳳仙 您當時還說，我會在你們小輩面前不算數麼？這話可有的？

老鴇 (顯然已經詞窮理屈) 那末，銀子也不必兌，暫時放在嫩兒這裏，等到明天再辦理其他手續罷。

遇春 不成，今天我們是特地來辦這樁事的，我們要把一切辦清楚了才走！

老鴇 (老羞成怒) 你們一定要逼得我這樣，那我乾脆告訴你們：我不願意！

杜嫩 (聞之一驚，並倒) 媽……

(月朗等都過去救護)

于先 (大怒) 你這老貨竟敢說出不作數，看我來收拾你！

(于先過去欲揪住老鴇，柳遇春趕快拉住)

老鴇 誰認識你這化子樣的東西，你敢過來，老娘和你拚命！

遇春 老東西我看你還是放明白一點，你要是竟翻悔自己說出的話，不但李公子放不過你，我柳遇春也不能讓你再在這裏住得下去的！你不要以為我們沒有方法對付你，到那時怕即使求情也要來不及了，你再想一想看！

(這時杜嫩已醒轉，忿恨之情不能自己)

杜嫩 媽，您要是竟翻悔前天的話，您也別想再有我這一個女兒了！我也乾脆告訴您，您願意收了這三百兩銀子放了我出去，您要不願意，那末我就……死給您看(哭)

老鴇 你這不要臉的賤丫頭，竟也忘了你是我一手扶養大來的了！我偏不答應，你去死就是！

杜嫩 當真不答應麼？好！（急轉身擬入內室，至門口，迴身以手指老鴿。）看你連這三百兩也休想拿得到！

（月朗等見情勢危急，即抱住杜嫩，不讓脫身。）

月朗 我看你快想明白點吧，要是阿嫩尋了短見，你也有得受了！

鳳仙 嫩姐姐要有了三長兩短，看我來找你這老貨抵命！

素素 媽媽，我看您還是放了嫩姐出去吧，媽媽即使拉了她的身，您還能拉得住她的心嗎？

鳳仙 誰還來叫她媽媽媽媽的，這不識時務的老蠢貨！她要是明白你所說的這一點道理，她也不會

會在我們面前白賴自己說出的話啦！

遇春 噲，你究竟怎麼樣？

（這時老鴿看見情勢已經無可挽回，同時覺得倘再堅持下去，也許會弄得人財兩失，自己還得吃人命官

司，於是在無可奈何中，想出了最後的毒手。）

老鴿 好好，我也不再和你們這班無恩無義的人打交道，把銀子拿來！

（月朗即把銀子捧給老鴿，老鴿每封拆開仔細看認，收在一邊。）

遇春 你既然收了銀子，那就得寫一張贖身契來！

老鴿 什麼贖身契不贖身契，既然要走，即刻就給我出去，只是平日穿戴衣飾之類，一釐一毫也不能帶走！

(諸人聽老鴿之言都表示十分憤懣。)

杜嫩 好，我什麼也不要，我就走！

四兒 (突然哭了起來，過去跪在老鴿面前) 太太，奴婢一向伏侍姑娘，姑娘一走，奴婢捨不得姑娘，求

太太慈悲，讓奴婢跟了姑娘出去。

老鴿 哼，你這賤骨頭想討死不是？

于先 我看你還是讓四兒跟了嫩姑娘一起出去吧。

老鴿 你三百兩銀子弄了一個去還不夠，還得討添頭！

月朗 你大的捨棄了，何必還捨不得這個小丫頭呢，我看你就答應了這丫頭吧。

四兒 太太，我求求您做一點好事，讓我跟了姑娘一同出去吧。

遇春 你要是不願意，我這裏再添給你二十兩銀子。(從衣袋裏摸出一包碎銀子來擲過去)

老鴿 好吧，你這沒有良心的賤丫頭，一起給我滾出去！

(四兒站起，雖面有淚珠，但似有無限樂意，趕快過去向柳遇春叩頭。)

四兒 謝柳公子慷慨！

遇春 罷罷，這一點算得什麼！(轉對于先和杜嫩等)我們就走吧？

于先 好，就走！

[64]

杜嫩
到——？

（以目示意，表示可到她那裏去，諸人領會。）走吧。

（諸人出，老鴿四周望望，看看桌上的銀子，嘴裏「哼」了一聲。）

（幕）

第
三
幕

時——半月後。

景——謝月朗家的客廳。謝家也是一個有名的教坊，所以客廳中的陳設相當講究。右面一門通月朗妝閣，掛有門帘。左面一門通內屋。從外面進來，另走前面左邊，因客廳前面乃是大門的緣故。杜嫩住處，是在內屋。幕啓時，月朗在房內喊她的侍女宛兒，宛兒不應，月朗乃走出房來，又向左邊門喊，宛兒在內答應，稍停即

自左門上。

月朗 你在幹嗎？

宛兒 我正在等沏茶的開水。

月朗 唔。你去請嫩小姐過來，我有話和她說。

宛兒 是。(下)

(杜嫩自左門上。)

月朗 怎麼來得這樣快？

杜嫩 (不解地)什麼？

月朗 我要宛兒去喊你了，你沒碰見她？

杜嫩 沒有呀，我是在你媽房間裏坐了一坐。

月朗 怪不得。阿嫩，我要問你：你究竟打算和李公子在京裏住家呢，還是同他回到紹興去住？

杜嫩 長住在這裏我怕辦不到。他老子不是要叫他趕緊回去麼？

月朗 那末你是不是跟他一塊兒回去？

杜嫩 就是這事我還沒有決定。

月朗 照理呢，自然得一起回去，不過他老太爺這方面怎麼去疏通呢？

杜嫩 我也正因這事爲難着呢！我知道他老子得知我是妓院裏出身，一定不會答應的，也許反使

于先大受訓斥哩！

月朗 嗯！這事倒不能不事先想一想妥當。

杜嫩 是呀，就是爲這件事我煩死啦！

月朗 李公子怎麼說呢？

杜嫩 他呀，他也說不出什麼好主意。他只曉得發愁嘆氣，我看他這個人，就彷彿是沒有主意似的。

月朗 這也怪不得他，李公子對他老太爺怕是非常孝順的吧？

杜嫩 沒有用罷了，什麼孝順不孝順！他對他老子怕得甚麼似的，一提起他老子，他就雙眉感緊，彷彿

佛他老子就立在他面前，我看着這副情景兒纔真要笑呢！我雖然沒有看見過他老子，想起來也不過是一個老官僚吧了，老官僚總是老官僚那副腔調，架子十足，在他們自己子女面前，裝得八面威風，道貌岸然，等到背過臉來，在我們女子面前，哼，那惡形纔真叫人隔夜飯都要嘔出來呢！

月朗 阿嫩的嘴近來越變越尖刻了，什麼話都從你嘴裏說得出！

杜嫩 吃我們這碗飯的，什麼人都沒有見過，像這種老官僚假道學，在我眼睛裏不知已見過多少，他們那種在人面前堂而皇之的神氣，等到人客一走，背過臉來的那種賊腔賊樣，真想起來都要噁心死啦！

月朗 看你那副神氣？

杜嫩 你別替我作假惺惺了，難道你就沒有碰到過？難道是我杜嫩在扯謊？在故意挖苦他們？好了，算你不錯，你因為討厭那種假道學老官僚，所以選中了這小白臉李公子，是不是？想不到你是喜歡老官僚的。

月朗 誰跟你說這話？

(月朗過去正打算抓住杜嫩，宛兒自左門匆匆上。)

宛兒 原來嫩小姐已經來了，怪不得找遍了全個屋子也尋不着嫩小姐。

杜嫩 我在你太太屋子裏坐了一會。

月朗 你快去沏兩盅好茶來。

宛兒 是。(下)

月朗 你也不要專門罵人了，我們得正經商量一下。

杜嫩 誰不要正經商量商量，你是我大姐，我正想問你討一點主意呢。

月朗 (思索狀)照我看，去是一定得去的，可是要不要就去見他老太爺，還得考慮考慮。

杜嫩 我也有這一點意思，我打算先在杭州租一所房子住過一些時候，等子先回去向他老子疎通好，我然後再去見他老子。

月朗 不過這一注費用可也不小啦，李公子有沒有這能力呢？

杜嫩 這……(微笑)

(宛兒送茶上。)

月朗 你去洗洗衣服吧，不用在這裏了。

宛兒 是。(下)

杜嫩 姐姐，你是我頂親近的人，我還有什麼話不能告訴你的，請你去把我存着的那口描金箱拿出來，我給你看點東西。

月朗 噢，我知道了，原來阿嫩還存着有私蓄啦！

杜嫩 別多嘴，我給你看就是快去拿啦！

（月朗下。杜嫩這個時候的神情，非常樂意，她若有所思地望着遠處，彷彿她已把握了光明的將來。）

杜嫩 （獨白）我爲了他，什麼犧牲都成！這一點身外之物算得什麼！這次回去，我諒他老子一定會答應，那時我可以把這全部的東西獻給他父母，以表示我對李公子的赤誠無它，那時候，他老子也許會憐我的誠心，而收容了我吧？即使萬一他老子仍是一個不答應，我有這一批東西在手頭，不怕天南地北，總也夠我們兩個人使用啦。

（月朗捧一描金箱出來。）

月朗 你一個人噉噉咕咕說什麼？

杜嫩 你別管我！

（杜嫩把箱接過，從身上摸出鑰匙，慢慢地開開箱來。）

杜嫩 （以手招月朗近前）姐姐你過來，我給你認認。

（先抽出一個小抽屜來，裏也裝滿着金銀飾物。）

月朗 （不住地點頭）可不少，怕值上千銀子哩！

杜嫩 你再瞧這。

(杜嫩又抽出一隻抽屜，裏邊裝着無數的珠子和翠玉。)

月朗 啊唷，你這丫頭倒真會積蓄！你要積着這許多東西幹嗎呀？

杜嫩 (微笑) 就是爲此刻用呀！

月朗 怕又要值好幾千哩！

杜嫩 你別說，再瞧這。

(又抽出另一抽屜，裏邊儘裝着古玉和紫金玩器。)

月朗 (把玩着) 真虧你這一手！你可以去開古董舖啦。

杜嫩 你以爲不值錢麼？

月朗 值錢自然值錢，可比較不大容易變現。

杜嫩 我是留着好玩的，那裏一定要去變現。不忙，姐姐，我再給你看一點東西。

月朗 看吧，反正也好讓我開開眼兒。

杜嫩 別取笑人了，你難道沒有麼？

月朗 我積也積了一點兒，可那有你這麼多！

(杜嫩另抽出一小匣，打開匣子，裏邊用絹帕包裹着一串蠶豆大小混圓的大珍珠，共有十顆，毫光四射。)

月朗 (見着這，吃驚得呆了，半響才說) 什麼？這是真的麼？

(杜嫩點點頭兒。)

月朗 啊呀，可不得了，你簡直藏了國寶了！

杜嫩 這那裏算得到國寶，不過多值一點錢吧了！

月朗 這十顆珍珠，我怕要值上萬銀子哩！

杜嫩 (點點頭) 嗯，也許值。

月朗 我們的嫩丫頭簡直是一位財翁哩！

杜嫩 別取笑了。

月朗 我問你，這是誰給你的？

杜嫩 (扭捏作態) 是一位王爺。

月朗 那一位？

杜嫩 這何必告訴你！反正已經死了！

月朗 怪不得，這簡直是宮裏的東西。

杜嫩 據說是皇上賞賜給他的。

月朗 你既有這麼多東西，那又何必一定回家去受他老子的氣，我看還是在京城裏找一所房子住下了吧。

杜嫩

(一邊收拾好)我不是這個意思!我現在還不想把這些東西告訴于先,免得他又耍貪起安逸來,這是不好的。其次,我想既跟了他,總得回去歸宗的,早回去,遲也得回去,總不成一生一世就不回去了,他老子既沒有趕出他,我也就成了李家的人了,所以即使受點委屈,我也情願的。再說,我帶了這點子東西去獻給他父母,也可使他們明白我杜嫩並沒有什麼壞心眼兒,也許他們體諒了,我這一點誠心,收容了我,這不是我的心願已經達到了嗎?

月朗 你這個見解倒很不錯。想不到你這一點子年紀,却有那麼老成的見解,我做姐姐的不能不佩服你啦!

杜嫩 別取笑人了!我得告訴你:你千萬別對李公子說!

月朗 我知道。可是素素和鳳仙呢?

杜嫩 讓她們知道一點兒也不要緊。

月朗 你不知道她倆纔替你耽心着呢,我告訴她們一點兒,也可以使她們寬寬心。

杜嫩 (點點頭)這箱子,還是放在你那裏,等我們動身的時候你纔拿出來交給我,只說是你和鳳

仙素素送給我的,這樣李公子就不懷疑了。

月朗 好吧,就這樣辦。不過我們這面子,可太大啦!

(月朗帶笑把箱子捧進房裏去。)

(李于先匆匆自外歸來。)

于先 你一個人在這兒？

杜嫩 我跟貝朗姐在這裏撩天。

于先 她呢？

杜嫩 她進去一會就出來。

于先 嗯。

杜嫩 看你那種急忙忙的，爲着甚麼？

于先 我呀？(一面從身上摸出一封信來，授給杜嫩) 你看！

杜嫩 (看完信) 他老人家無非要叫你回去罷了。

于先 你不看底下說的話麼？

杜嫩 那也無非是怕你再不聽他的吩咐，故意這麼恫嚇恫嚇你。

于先 他說如不在一月內返抵家中，將永不再准我進門，這不是要驅逐我了麼？

杜嫩 不會的，你放心！可是我們也真得趕緊走才行！

于先 我也這樣想。

(月朗出)

月朗 李公子回來了。

于先 是的。

月朗 家裏又來信了麼？

杜嫩 一點不錯。他老子要他馬上回去，限在一個月內到家，否則……

于先 (阻止) 這何必說。

月朗 總是您老太爺不放心李公子的緣故。那末預備幾時動身呢？

于先 我想越快越好。(轉對嫩) 你說？

杜嫩 隨你主意吧。

于先 我想明天就動身，可是——

杜嫩 是不是盤纏還沒有籌好？

于先 (點點頭) 我實在討厭再去見那些人。

杜嫩 這不用你着急了，月朗姐姐們已給我們湊起了二十兩銀子，要是路上省用些，儘夠到家了。

于先 這麼說，我李某不知應該怎樣感激姐姐們。(向月朗作揖)

于先 那末我們准定明天一早就動身吧。

杜嫩 (點頭) 嗯。(稍停) 那末應該讓我去收拾一下了。

月朗 我幫你去收拾吧。

杜嫩 又沒有多少東西，不用姐姐勞動吧。

月朗 成成，反正我也沒有事兒。

(兩人同下。于先想跟去，又停止下來。)

于先 (重又拿起那封信來讀了一遍，面現憂色，獨白。) 照爸爸這種脾氣，阿嫩怎麼能上得門呢？！要是把她暫時放在杭州，可是……錢呢？這真是兩難的事！我李于先的命運爲什麼這樣不濟，一關打過又一關，我總不能讓她留在這裏呀！再說，她也不願意！要是硬着頭皮把她帶回家去，那准會給爸爸大發脾氣，把她趕出來，這怎麼使她受得下呢！說不定，連我也給趕了出來，那可不更糟了麼？！……想不好，實在沒法兒！(立起身來，想進去。)

(正在此時，趙大光偕孫富自外入。)

大光 (阻止) 請留步，尊駕是？

于先 敝人李于先。

大光 巧巧得很！我們正想來找李先生。

于先 (茫然不解) 什麼？找我？請教兩位尊姓。

大光 敝姓趙，趙大光就是我。這位是安徽鹽商孫富先生。

(彼此作揖，讓坐。)

于先 久仰久仰！

孫富 豈敢豈敢！尊駕貴處是？

于先 敝處紹興。不知兩位有何見教？

孫富 這——

大光 我們久仰李先生文才，這次又得新寵，不勝羨慕，所以特地來瞻仰瞻仰。

于先 敝人才疏學淺，承兩位看得起，實在不敢當。至於量聘篷室，不知兩位何以知道？

大光 杜嫩姑娘爲名滿京師的名姬，今爲先生聘去，那有不知道之理。再說兄弟和杜大媽家裏，也還熟悉，也常去走動，前天到那裏去，承杜大媽告訴我，嫩姑娘已經爲先生量珠聘去，不知嫩姑娘現在可在這裏？

于先 (點頭)在這裏。

孫富 李先生預備就在這裏金屋藏嬌呢？還是打算偕同回府上去？

于先 就是這事情在爲難！

孫富 怎麼？這不是很容易解決的事情麼？

于先 兩位有所不知。家父治家極嚴，若帶杜娘轉去，恐不爲家父所允，而家父又催小弟星夜趕回。

去，因此正在焦慮！

大光 原來如此。可不知嫩姑娘的意思怎樣？

于先 她是一定要跟我回去，打算先在杭州暫住一下，讓小弟先回去疏通好家君，然後搬回家去。

孫富 那末，尊大人會不會答應呢？

于先 就是這點爲難。家父脾氣極大，照小弟想，就怕疏通不成。

孫富 也許還要對老兄大加訓斥呢！

于先 正是這樣！家君頭腦古舊，一得知杜娘出身教坊，也許還會把小弟逐出家門哩！

大光 （爲難似地）嗯，這倒不能不事先籌一個妥善之法。

孫富 嫩姑娘的一定要跟隨回去，也許另有作用吧？

于先 這倒不見得，那裏還有什麼其他的作用！

孫富 那自然最好。不過烟花之輩，少真多假，她既是六院名妓，相識定滿天下，或者南邊原有舊約，借兄之力，攜帶而去，也未可知。

于先 這個恐怕未必。

孫富 卽不然，江南弟子最爲輕薄，兄留麗人獨居杭垣，難保無風流苟且之事發生，那時兄將何等痛苦。何況父子天倫，必不可絕，倘爲妾而觸父之怒，因了一個妓女而拋棄家庭，海內之人，必

將罵兄爲浮浪荒唐之人，那時兄既不能回家盡孝，又無法得魔人之愛，兄將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這是兄所不能不仔細考慮一下的！

于先

(茫然自失地)這……

大光

我說老兄對於這事，不能不仔細考慮考慮！在兄弟的意思，倘能事前計劃一下，免得將來後悔無窮！

于先

照老兄之意如何呢？

大光

兄弟之意，爲了家庭天倫之愛，爲了老兄名譽着想，還不如忍痛捨割了這關係。

于先

這，不成不成！

孫富

我們都是一翻好意，因爲看你是斯文中人，而令尊大人又是朝廷命官，所以不怕得罪，來給你下一個忠告！

于先

(彷彿自語)我不能捨棄阿嫩的她，既不嫌棄我這個窮小子而跟我，我何能負她！不過……

孫富

不過你令尊大人這一邊也不能不兼顧到的！

于先

這是不錯的！

孫富

但你倘不有所犧牲，就萬萬不能得令尊大人的原諒！

于先

……(心中交戰着兩個矛盾的觀念。)

大先 我還得乾脆告訴你：這位孫先生對於杜姑娘，十分仰慕，倘你能割愛相讓，當有千金相報！

于先 （忽然醒悟似地）哦，原來你們是來向我誘說，想奪我的阿嫩的！

大光 （目光炯炯然）這又怎麼樣？

孫富 沒有的事！我那裏有奪你老兄所寵愛的意思！這不過是兄弟們的一片誠意，因為兄弟也知道李布政的大名，也知道他老人家的為人治家，怕老兄因了這次的冒昧舉動，破壞了你和令尊大人之間父子之愛，所以不怕嫌疑來給你一個忠告。至於趙兄所說兄弟有向老兄求讓之意，那不過是說說罷了。

于先 既然如此，那末兄弟已經領教就是了。

大光 我看你這個人有點不識好歹，我們是一番誠意而來，你却拒人於千里之外，這是什麼道理呢？

于先 我沒有拒你們什麼呀，我不是說已經領教了兩位的好意了麼？

大光 那你是什麼主意呢？

于先 我沒有主意！

大光 我勸你看明白一點，你要是不接受我們的好意，那末一千兩銀子，果然不能到手，怕那個人也不見得能跟你走！

于先 這是什麼道理？

孫富 李老兄，我聽說你近來情形相當困難，你要把她安置在杭州，有沒有這能力呢？

于先 (被道着了心病，無詞可對) 這……

孫富 而且照你現在這樣回轉家去，即使尊大人不知道你攜妓歸來，也一定認爲你在京荒唐，以致潦倒落魄，你那時怕也難於置答吧？

于先 這……

孫富 所以兄弟的意思，你倘能割衽席之愛，取千金治行裝，抵家之後，更把所餘的呈獻給令尊大人，只說在京授館，並不會浪費分毫，那時尊大人必然相信，從此家庭和陸，老兄也可在家稍盡孝道。你以爲兄弟的意思是不是完全替老兄着想？

于先 你老兄的話果然有些道理。不過我那裏可以做一個不情不義之人呢？

孫富 這也容易得很。嫩姑娘要是果然對你真心的話，那也不至於不替你打算打算的，她難道忍心讓你家庭失愛，父子分離？我想老兄要是能把此中困難情形，委宛地說給她聽，她也一定會原諒你這一番的舉動，而玉成你的還鄉的。

于先 這……(顯然已被說服)容我考慮考慮。

大光 這簡直用不到考慮！男子漢做事得乾脆一點，何必婆婆媽媽地顧東顧西，你不要以爲這種

妓女能有什麼真情，我纔不相信這一套呢！

孫富 再說，要是她不願意的話，可見她只貪圖自己的享福，並不是真心爲你的，你也何必再要她，乾脆甩了她回家去算了！你說我的意思對不對？（向大光裝一鬼臉，暗示大功就快完成了。）

大光 不錯，一點不錯！

于先 可是叫我怎麼說得出口呢？

孫富 那也沒有什麼難說！你知道妓女原不過是朝秦暮楚之人，她的對你好也未見得完全是真心實意，你要當她們閨閣名媛看，那根本就錯了。（稍停）自然囉，你和她已經有一年以上的關係，總未免有一點難捨之情，所以你對她說的時候，越宛轉越好，使她既不能拒你，又不能怪你，這也何必再要兄弟來教給你呢，哈哈……

于先 可是我們決定明天一早就耍動身了，怎麼來得及說這些話呢？

大光 你此刻就可以去向她說！

孫富 我們可以到謝大媽房裏去坐一會，再等你的回話。

于先 這——也好。可是你們不能告訴她這事情的。

孫富 我們不說就是。

大光 那末我們先走，你趕快去對她說明。

(孫富大光自左門下。)

(于先一人望着，心中如尙猶疑未決，重又摸出他老子的信來，讀至——)

于先 (讀)「知汝在京迷戀花叢，揮金如土，如此荒唐行徑，豈尙足爲李門之子耶！着示到成行，限於一月內返抵家門，如逾此期限，則余不復認汝爲子，永不願再見汝而也……」唉，這怎麼好！我非得趕快回去不可！好吧…… (預備站起身來。)

(杜嫩忽自左門入。)

杜嫩 (見于先執信於手)我以為你到那裏去了，原來還在這裏讀你老太爺的信哩！怎麼？你看了你老太爺的信有點懼怕不是？傻公子，別這麼死心眼兒啦，他老人家既希望你快些回去，就不能不說得特別嚴厲一點，好在我們明天就要動身，還怕趕不上這一個月的期限不成？

于先 (非常難過的樣子)不，不，不是這個緣故。

杜嫩 你彷彿有什麼心事似的，怎麼啦？

于先 (難過得快哭的樣子)我，我……有一點事情決不定。

杜嫩 有什麼事情決不定？

于先 唉……我不能說！

杜嫩 有什麼不能說的？

于先 唉！……這……我不能告訴你！

杜嫩 還有什麼事情不能告訴我呢？

于先 你……你一定不能答應的。

杜嫩 (過來倚偎着于先) 我還有什麼不能答應你呢？

于先 這……(實在難於出口，哭了)。

杜嫩 (奇怪起來) 有什麼事情犯得上你這樣難過？

于先 我……實在想不好……怎麼辦。

杜嫩 快說！別這麼婆婆媽媽啦！

于先 我實在想不出什麼好的方法，所以只得……

杜嫩 你快把什麼事情先說出來！

于先 家父的治家一向非常嚴厲，想你已經知道，這次回去，怕一定不能被他老人家容許。

杜嫩 我不是暫時不回去，預備在杭州住一下麼？

于先 可是我那有這一注用費呢？

杜嫩 到那時再說吧，現在別瞎操心啦。

于先 可是我在杭州也借不到銀子的，離家那麼近，更不會有人肯借給我銀子啦。

杜嫩 這，你不用急，讓我來慢慢想法吧。

于先 即使這可以有辦法，但我又不能長住在杭州。

杜嫩 (驚奇) 怎麼？你不放心我一個人住在杭州嗎？

于先 不是我不放心，可是我怕你一直沒法踏進我家門去！

杜嫩 我想不至於吧。即使萬一永遠不能得你尊大人的原諒，那不去也沒有什麼要緊呀！

于先 話固然是這樣說，可是這不是要永遠委屈你麼？

杜嫩 這在我倒沒有什麼，怕你不願意離開你的家庭吧？

于先 這……

杜嫩 我知道你是一個孝子，不願意違背你父親的意見的，可是這話可以放到將來慢慢再說。照

我估量，你父親也許最後會原諒我，允許我到你家去的。

于先 不，我怕這不可能！

杜嫩 (愠怒地) 那末你的意思怎麼樣呢？

于先 我就……想不出辦法呀！

杜嫩 (若忽悟會似地) 噢，我知道你的意思啦，你是不是不要我跟你一塊兒回去？

于先 我那裏會有這個意思！不過……

杜嫩 不過什麼？

于先 (實在羞於出口，過了老半天，還彷彿鼓足勇氣似地) 剛纔有位姓孫的替我想了一個辦法。

杜嫩 (半自語地) 姓孫的……替你……想了一個……辦法。(突然急轉) 什麼辦法？你替我快說出來！

于先 他因為明白我種種困難，所以……

杜嫩 什麼？快說！

于先 他替我想出了一個兩全的辦法。

杜嫩 怎樣的兩全辦法？

于先 他想要籌給我千金，使我可以藉口去見父母。

杜嫩 竟有這樣的慷慨朋友，友好極了！那人可叫孫富？

于先 正是這位。

杜嫩 (冷若冰霜) 唔，我知道他的意思了，他助你千金，你把我讓給了他，是不是？

于先 這……我還不曾答應。

杜嫩 (譏諷地，但非常冷靜地) 這不是很好的兩全之法嗎？你得千金可以回家見父母，我也可以跟了一位富翁去過活！

于先 可是我——有些捨不得你！

杜嫩 別那麼女孩子腔了。男子漢做事應該從大處着想，兒女私情算得什麼！我倒覺得那位姓孫的實在是位大英雄，能救人之難，解人之厄，真算難得的很！

于先 你當真認爲這辦法可行嗎？

杜嫩 一舉兩全，好得很，我是一百二十分的贊成！

于先 那末你對我沒有一點憤了麼？

杜嫩 我也得從大處着想，若不這樣辦，怎麼能解決你那許多困難呢！

于先 可是我總有點捨不得你的樣子！（走近身去）

杜嫩 （決然推開）好了好了，別裝模作樣啦，我難道還不知道你的心！

于先 那末……

杜嫩 （打斷他說）快去告知姓孫的，要他把銀子即刻兌來！

于先 銀子兌了來，你就跟他去了麼？

杜嫩 那是當然的，你既收了他銀子，我是他的人，不跟他又怎麼樣？

于先 既然這樣，他人還等在這裏，我就去告訴他。（下）

（等到于先一走，杜嫩一陣頭暈，幾乎栽倒地，結果倒在一張椅子裏，小聲地哭了！）

杜嫩

(帶着泣聲的獨白)想不到我杜嫩這樣有眼無珠，認識了這麼一個無情無義的人！我的命多麼的苦呀！——也罷，我原是一個陷入火坑裏的人，我的性命值得什麼！那裏來，還是那裏去吧！(聽見門外有脚步声和談話聲，連忙揩乾眼淚，若理不理站起來。)

(于先和孫富趙大光入。)

于先

(作介紹勢)這位就是孫富先生，這位是趙大光先生。

大光

我們認識，認識。

孫富

兄弟也見過嫩姑娘一回。

杜嫩

剛纔李公子告訴了我，足見孫大少仗義疎財，救人之難，實在非常感激。

孫富

那裏的話，承嫩姑娘看得起，小生榮幸萬分！

大光

嫩姑娘，剛才于先兄一人在此發愁，我們和他談起，纔知道他實在有許多困難之處。孫富

兄看着于先兄爲難，所以就自告奮勇，願斥千金爲壽，以解決于先兄之困難，嫩姑娘既是于先兄的知己，自然也不能不替于先兄想一想，使他能夠父子團圓，你說我的話可對？

杜嫩

趙大少的話那還有錯嗎，你能如此替孫大少盡力，不但孫大少感激，李公子感激，就是我也感激你得很！我從此可以過得舒服一點，享幾天福氣了，這難道不是你趙大少賞賜給我的

麼！

孫富 嫩姑娘能夠俯允于先兄之意，實在難得之至。小生承嫩姑娘不棄，尤其覺得萬分高興！

杜嫩 我們大家都不必再說那些虛文了，孫大少既然答應幫助千金給李公子，不知這項銀子可曾帶來？

孫富 帶來帶來！（從身邊摸出一疊紙鈔出來。）我這裏帶着南北通用的官銀票子一千兩，（遞給于先）請于先兄點收。

于先 （忸怩作態，望一望杜嫩。）這……

杜嫩 你快點一點數，別弄錯了。

于先 （點一點頭，接了銀票，並不點數就放在桌上了。）好吧。

杜嫩 你快放進袋裏去吧，別給人瞧着了。

（于先拿起銀票放入袋內。）

杜嫩 好吧，這樁交易總算成功了，我也非常高興。現在我還有兩點事，要向你們說明：第一點這事，情除了我們四個人以外，萬萬再不能給第五人知道，月朗她們也不能告訴，李公子聽見沒有？

（于先點點頭。）

杜嫩 第二點我得到南邊潞河去一次，那邊有我生媽的墳墓，我得去瞧一趟，瞧過了我生媽的墳，

孫富 那時候就憑孫大少作主，要我上那裏就到那裏。(對孫富)這一點你可答應麼？
(受寵若驚地)答應答應，我本來要回南面去，這樣正好。

杜嫩 可是李公子得跟我們一塊兒回南去，不能再留在這裏了。你說是不是。

于先 我李某承你如此大恩，敢不聽從你的吩咐！可是——(望一望孫富)

杜嫩 是的，孫大少你可同意？

孫富 絕對同意。我和李公子因了這一次事情，已成爲知己莫逆，一路同回，可以多敘幾天，正是求之不得的事情，那有不贊成的道理。

大光 這足見嫩姑娘對於先兄的至情，有始有終，兄弟不勝欽佩！于先兄能結交嫩姑娘這樣人，不愧慧眼識英雄，富兄能仗義接受這一位美人，將來艷福無窮，可賀可賀！

杜嫩 趙大少的仗義作伐，難道不是一位大英雄嗎？我杜嫩尤其感激不盡！(這暗諷，似不爲趙大光所覺察。)

大光 我不過聊盡一點朋友的義務，談不到這些！

杜嫩 現在還有一點得趕快告訴你們，我們得立刻動身，孫大少和趙大少請先走一步，到街上雇好牲口車子，在東城門口等我們，我和李公子收拾一下，馬上到那裏來相會。

大光 這又何必如此匆忙，多留一天不好麼？即使住在這裏怕漏出風聲，可以搬到舍下去住幾天。

杜燉 不多謝你的好意！我就是怕風聲一走漏，月朗姐她們要和我爲難，不要李公子爲難，所以一定得趕快離開這座北京城！

于先 這樣不是又要使她們覺得太突然了嗎？

杜燉 不會的，反正我們已經說明明天一早就得動身的，差子那麼半天的辰光，有什麼關係。

孫富 既然燉姑娘定意要如此，我也沒有什麼不贊成，我本打算這一兩天裏就要回南了，現在提早一些也沒有什麼，不過京裏朋友都不能去告辭，這一點又要勞大光兄代我向各方致意。

大光 這個容易，不用你費心！

杜燉 既承各位都贊同我的意思，我更其高興了。那末，現在就請兩位先走一步，免得月朗姐出來瞧破。

孫富 好好，那末我們就走。

（拉了大光，得意地匆匆下。）

（正在這個時候，四兒從左門匆匆上。）

四兒 我那裏沒有找小姐，原來和李公子在這裏。謝小姐正在找你，她在你房裏等着呢。

杜燉 你去請她來這裏吧。

四兒 是（下）

于先 阿嫩，這次事情我真覺得有些對你不起！

杜嫩 別再婆婆媽媽了。

于先 那末我們是不是就去整一整東西呢？

杜嫩 我們又沒有什麼東西，剛纔早已整好了。

(月朗上。)

月朗 你們原來在這裏，我以為你們出去買東西了。有什麼話這樣談不完呢？——阿嫩，我給你說：我打算去請素素和鳳仙來，今晚為你們餞行，請你和李公子喝一杯酒。

杜嫩 我正想來告訴你：剛才有一位李公子同鄉來說，他也要回去，今天下午就動身，問我們要是願意，可以附在他車上同走。

月朗 這——你們怎麼主意呢？

杜嫩 反正我們已經決定明天一早就走了，只差了半天，也沒有什麼關係。我們又沒有多少行李，也並不要採辦什麼京貨帶回去，所以我就答應下了，准定和李公子的同鄉同走，路上也可以有一個照顧，月朗姐以為可不是麼？

月朗 這話倒也有理。那末我趕快叫宛兒去請素素和鳳仙來這裏吧。

杜嫩 好吧，我也想見見她們纔走。

月朗 (向外喊) 宛兒!

(裏邊的聲音：「噯」)

(宛兒上)

宛兒 可是小姐叫我?

月朗 你快去請張小姐和陸小姐來這裏，你說杜小姐和李公子今天下午就要動身回南邊去了，請她們即刻來!

宛兒 是。(下)

月朗 那末你們一切收拾好了沒有?

杜嫩 都已收拾好了。

(四兒上)

四兒 謝小姐，裏邊說要開飯了。

月朗 你去告訴他們，就開我們三個人的飯來這裏吃。

四兒 知道了。(下)

杜嫩 我有一點事情想和你商量：我這次到南邊去，想把四兒留在你這裏，不曉得姐姐可能答應我?

月朗 這是那裏的話！你到南邊去難道不要服侍的人不成！路上多她一個人也沒有什麼不方便。

杜嫩 我倒不是這個意思。

月朗 那末什麼道理呢？

杜嫩 這……我不想帶她去！

于先 阿嫩，我看還是帶了她去，服侍你不是很好麼？

杜嫩 好是……好的，可是我……不想帶她再到南邊去了！（極力忍住她心中的情感）

月朗 這事情我不能答應。四兒是服侍你那麼久了，這一次也是因為你待她好，所以一定要跟你出來，你不記得那時的那種可憐的情景麼？我不能留她在這兒，一定得要她跟你去！再說，她也不願意留在我這裏的。

杜嫩 我知道，我知道，可是——（以最大的力量遏住着快暴露的情感）我不歡喜她！

月朗 （大為驚詫）你不歡喜她？

杜嫩 （撇過臉去）嗯。

（四兒取飯菜來，置於桌上。）

四兒 李公子和兩位小姐請用飯吧。

月朗 李公子請用飯，阿嫩你也快過來。

(三人坐下吃飯，四兒一旁侍候。)

月朗 阿嫩，這事情你得仔細想想，你不要再傷了她的小心兒了！

杜嫩 (實在不能下咽，勉強地吃着，聽了月朗這一句話彷彿用利刃戮了她一刀，再忍不住了，哭了！)

于先 (呆若木鷄的坐着，他明知這一切的原因，但他不能給月朗解釋，又覺得沒有話來安慰杜嫩。) 這……

又何必呢！

月朗 阿嫩，怎麼啦？難道我這一句話得罪了你嗎？

杜嫩 沒有，沒有！(強自止淚)你那裏有什麼話得罪我！我不過自己覺得有些對不起她就是了！

四兒 (在一旁弄得莫明其妙)小姐，怎麼啦？好好兒地吃吃飯，怎麼會傷起心來了？

月朗 你小姐想……

杜嫩 (快阻止她說下去)你別說，別說！等一回再去告訴她！

四兒 小姐，究竟怎麼一回事？

杜嫩 沒有什麼，我剛纔想起一點舊事，心裏就難過起來了。

(宛兒陪素素與鳳仙上，宛兒即入內)

鳳仙 怎麼你們到此刻才吃飯？

月朗 你們坐吧，我們快吃完了。

鳳仙 剛纔宛兒說，李公子和嫩姐今天就得動身了，可有這事？

杜嫩 是的。

素素 爲什麼這麼着急？也不早一天通知我們。

杜嫩 我們還是剛纔纔決定的。我們原打算明天一早動身的，可是李公子有一位同鄉今天就要回南，我們打算搭他車子同去，所以只好提早了半天工夫。反正我們要走了，這一天半日算得什麼！

(飯吃畢，四兒收入下。)

鳳仙 (對李公子) 好不好留你那位同鄉寬住半天？

于先 (忸怩地) 這——

杜嫩 這怕不成！他們是辦貨的，要趕幫兒走，可不能爲我們兩個人等着。

素素 這麼匆忙地走，我們怎麼來得及替你們餞行呢？

杜嫩 免了吧，這些俗套，我是不耐煩的！

月朗 我也正是爲此在和他們商量，可是阿嫩彷彿有什麼重大事情似的，一定不答應。

杜嫩 嗯，我有重大事情，我不能再多等半天！

月朗 你們聽聽，阿嫩還打算把四兒留在這兒，不帶她同去，你們想可有這種事情的？

素素 這又爲什麼？

鳳仙 嫩姐，你忘了她出來時跪着求你媽的情形麼？

杜嫩 我沒有忘！可是我不能帶她同去！

鳳仙 這又爲什麼呢？

杜嫩 我沒有爲什麼，我只是不願意帶她同去就是了。

鳳仙 (玩笑地) 我知道了。(稍停) 你可是怕李公子……！哼哼。(倩笑)

素素 我怕也是這道理了。(望望于先，于先慚愧地低下頭去)

月朗 我怕不見得。剛纔阿嫩還曾流着淚來哩！

鳳仙 這倒使我弄得莫明其妙了。

杜嫩 你們都別瞎摸亂猜了，我告訴你們：我已經不歡喜她！

(四兒又上)

杜嫩 我們想就走了，四兒，你去把我和李公子的兩個包裹拿出來。

四兒 怎麼？小姐難道就走不成？

杜嫩 嗯，就走，馬上走。

四兒 小姐，可是奴婢的東西還得去收拾收拾哩。

杜嫩 (聞言頗難受，所以說的時候，特地把臉背了轉去。) 你的東西！……你不用去！……收拾！

四兒 什麼？(似已有領悟) 小姐……您……

杜嫩 我打算留你在這裏給宛兒做伴，服侍謝小姐。

四兒 小姐……這……(哭了)

杜嫩 你也不用難過，我因為路上多一個人不方便，等我住定了以後，再託人來帶你。

四兒 小姐……(哭得異常悽慘) 你別騙我……我知道小姐……不要奴婢啦！(大哭)

杜嫩 (也哭了) 我那有這種心……你別瞎猜！

四兒 (過去跪在杜嫩面前) 小姐，我死也得跟你去！

杜嫩 別那麼傻！我又沒會不要你！

鳳仙 嫩姐姐，你就帶她去吧！我可受不了了！

(這一句話打動了大家的心，月朗素素都哭了起來。于先在一旁難過之至，也在暗中拭淚。)

杜嫩 (堅決地) 不，我不能帶她去！

(四兒哭得慘厲極了。)

月朗 (轉而為怒) 阿嫩，你這人難道是鐵石心腸的，我做大姐的實在看不慣！

素素 我代四兒求求嫩姐姐吧。

鳳仙 (也有怒意) 你這樣子固執, 是不是連我們姐妹們都不要啦?

杜嫩 是的, 也許我杜嫩不要姐姐們了, 但那有什麼辦法呢! (傷心地哭)

月朗 怎麼啦? 你的話吞吞吐吐的, 我一點也不明白! 難道你到南邊去, 我們就沒有見面的機會麼? 即使你不再到北邊來, 難道保得定我們就不會到南邊去麼?

鳳仙 即使你一入李家, 不容易見着面, 難道我們就不能通個訊嗎? 果然俗語說得好: 「侯門深如海,」可是我想, 即使比海再深些, 也總阻擋不住我們的書信會達到你的面前的吧!

月朗 可不是! 阿嫩這個丫頭, 脾氣越變越特別啦。這次你跟李公子到南邊去, 我們認爲是天大的喜事, 姐妹們即使因此少見面了, 算得什麼! 你的終身可不從此有一個着落了麼? 你難道反歡喜像我們那麼陷在火坑裏活受罪纔開心麼?

杜嫩 (冷笑) 是的, 我的終身從此獲得了一個着落啦! 哈哈, 我們等着瞧吧!

(四兒兀自跪着, 杜嫩拉了她起來。)

杜嫩 四兒, 你聽見沒有? 你的小姐從此有了個着落, 難道會不替你打算打算。快別作傻啦, 聽我的話, 乖乖地在謝小姐這裏耽待一些時候, 我準派人來接你去!

四兒 爲什麼不讓我現在就跟您去呢? 小姐在路上也好有個服侍。

杜嫩 我有不得已的困難, 我不能帶你一塊兒走! ——別再嚕噓了, 你快去把東西拿出來!

(杜嫩一面推着四兒進去，四兒無可奈何地走向門裏，一隻手不住地在拭眼淚。)

杜嫩 月朗姐，我把四兒留在這裏，不知道你可答應我這個要求？

月朗 我真不懂你什麼心想，一定不帶四兒同去！你既定意不要她去，我不留着又怎麼辦？

杜嫩 你既肯收留她，那我感激之至！

素素 這次嫩姐怨着一個四兒，我實在也有些不懂！

杜嫩 我何嘗怨着她來！四兒是我心愛的人，我決不會虧待她的，你們日後自然明白！

鳳仙 李公子怎麼一句話也不說？你不替四兒討個情嗎？

于先 (不勝羞愧地) 這個……她的意思，我也沒有法子呀！

鳳仙 你打算撇清是不是？可是却冤苦了四兒啦！

于先 我……我……

杜嫩 (阻止地) 別多說了，反正事情已經決定。

(四兒取兩包袱上。)

月朗 呀，我幾乎忘記一樣東西啦！(一面轉身，一面拉着素素和鳳仙過去，和她們耳語了幾句，纔走入了

她自己的妝閣。)

(此時台上誰也不說話，都望着謝月朗的門口，稍息，月朗手捧描金箱上。月朗將箱送至杜嫩面前，杜嫩彷彿

佛突然一震。

月朗 這是我素素鳳仙三人合着送你的一點紀念品，請你收着。

（杜嫩這時的心情再複雜不過了：她覺得現在已不需要這些東西，打算送給她們三人，但既而一想，又覺得千萬不妥，她若這樣做，不但要給李于先過早知道裏邊的所藏，而且會給月朗她們覺得奇怪起來，也許會給她們瞧破自己的心情。因此，她考慮的結果，決定收受這箱子。）

杜嫩 承三位姐姐感情，我收下就是。（故意拿那箱子提了一提，彷彿要開開來的樣子。）多沉，可不要藏着什麼珍珠寶貝？

月朗 （阻止杜嫩）你此刻不准開開來瞧，等你到了南邊再看！

鳳仙 我們可沒有什麼好東西，裏邊都不過是些破銅爛鐵罷了。

杜嫩 四兒，你去雇一輛小車兒來，我們就得走了。

四兒 是。（下）

杜嫩 我杜嫩承姐姐們相愛，已經有五六年之久，現在我雖然跳出了火坑，可是不得不和姐姐們要分別了！我們不能再見面，不能再像現在這樣聚在一塊，我想……（說不下去，哭了。）

月朗 阿嫩，別再說那些使人難受的話了！你平日不是常以男兒自居嗎？這次爲什麼忽然又做出這些兒女之態出來！快別傷心了，快快活活地和李公子走吧！

杜嫩 (不屑似的望一望于先，極緩慢地自語。) 快快活活地和李公子走吧？

(于先慚愧地低下頭去。)

鳳仙 嫩姐姐，怎麼啦？

杜嫩 (彷彿要暈倒似的，強自振作了一下。) 我沒有什麼，我就要離開姐姐們了！人生百年，終須一別，

我杜嫩算得什麼！好吧，我就走！

(四兒上。)

四兒 車子來了。

杜嫩 好的，我就走！(彷彿忘記似的撇下了于先。)

(于先呆呆的站起來。這時四兒突然扯住了杜嫩的衣袖，又哭着跪了下來。)

四兒 小姐，你竟不肯帶我同走嗎？

(杜嫩撇轉頭，不去看她，但自己却也在流淚了。一分鐘的沉默，杜嫩突然掙脫了四兒的牽扯，提起了描金箱往外跑，鳳仙連忙拿起衣包趕出去，大家跟着趕出去——)

(幕急下)

第
四
幕

時——離前一幕五六天。

景——潞河的一隻船上。佈景只要一個船頭的艙面，地位須相當寬大，正中有兩扇小門通中艙，如果門開起來，望進去可見裏面的陳設，艙面有兩塊大圓石豎着，可作坐禱。船的四面是水，水邊爲岸。

幕啓時，已過半夜，月光如銀，照射得艙面十分清明。杜嫩一人靠在一面的扶手站着，面向着江流，似在沉思。過了很久的時間，慢慢的轉過身來，走前幾步，坐在那個石櫓上，從面部看不出任何表情。她這種種的動作，彷彿已一反她過去的那種活潑天真的個性，她現在變爲沉默得好像一個幽靈。這種轉變，當然有着一定的原因，于先的忘情負義，使她這個自傲自信的心靈上受着致命的一擊，她切齒地恨着這個情場的兇手，她想殺死這個兇手，但是她沒有做，也不屑做，她覺得這個沒有靈魂的行屍，毫無一點價值。自然，她也恨那個得意洋洋的孫富，不過這個淫棍的種種行動，在她認爲是一個淫棍的本色，值不得去理會他。她現在已有所決定，她是決不會當真跟着這淫棍一起生活的——她根本已不留戀自己的生命了！她現在正在等待一個時機，實行她重大的決定。

〔演出注意：這一幕根本須配着適當音樂，纔能打動觀衆的心弦，而發生效果。像上面的情景，就須配合着一種緩慢幽怨、如泣如訴的音樂。〕

(這時裏面船裏，忽然發出說話的聲音。杜嫩注意地聽着。)

孫富聲 于先兄，嫩姑娘可在你那邊？

于先聲 沒有呀！

孫富聲 別騙我啦！

于先聲 當真不在我這裏呀！

孫富聲 于先兄，不是我小氣，是當初在京裏時候說好了的，等她到潞河祭過她母親的墳，就得跟

我——哈哈。

于先聲 可是自從在京裏動身以來，我壓根兒就不敢碰她過一下。

孫富聲 得得，別在菩薩面前說假話了。過去的，有言在前，我不妒嫉，可是從今天起，應該是屬於我的了。

于先聲 富兄，你不要冤了好人，我是在告訴你老實話，你却不相信。

孫富聲 真話假話，都別提了。可是現在，你得叫她到我這邊來。

于先聲 沒有在這裏，叫我拿什麼東西送到你那邊呢？

孫富聲 于先兄要還是小氣，可就算不得夠交情了！

于先聲 你不信，你來瞧。

孫富聲 來瞧？多不好意思，還是請于先兄幫個忙吧。

（裏面聲音暫停。）

杜嫩 （恨恨地向裏面）哼！這一對不要臉的東西！

（不久，她又慢慢地站了起來，移動她那毫無聲響的步子，向船舷走去，仰望着這明月，輕聲地嘆了一口氣。）

杜嫩 媽，你是在這個方向。（以手指着有岸一面的遠處）我知道。你正在等我了吧？——媽，我昨天不是去看過你了嗎？女兒七年來淪落風塵，已受盡了千萬的磨難，現在已經跳出了那個火坑，不，我又將跳進另一個火坑了！可是，媽，你不用替我着急，這個火坑，我是不会跳進去了！我就會到你身邊來，媽呀，你這苦命的女兒……（哭了）

（河裏突然有一尾魚躍的聲響，接着李于先從中艙睡眼朦朧的出來。）

于先 阿嫩，你爲什麼半夜裏跑到艙面來呢？這天氣多寒冷，你何必這樣糟蹋自己的身體呢？一切都是我的不好，但現在——請你原諒我吧！（慢慢地跪下去）我知道你的心，阿嫩你……

（杜嫩毫不理睬地轉過身去，走了開去。李于先只好自動地站了起來，隨着慢慢地跟過去，想再說什麼，但被杜嫩阻止了。）

杜嫩 你不必再跟我說話！

于先 阿嫩，這次事情我不是徵得了你同意纔答應人家麼？你即使有點不樂意我，可是你也何必這樣糟蹋自己身體呢？

杜嫩

于先 阿嫩，快進去吧！（打算去攙她）

杜嫩 （神聖不可侵犯地）別碰我！

于先 阿嫩，請你想想我們一年多的恩愛吧！

杜嫩 哼！

于先 你如果真不樂意跟孫富去，我這一千兩還存着，我去退回他就是了，阿嫩，你說好不好？

杜嫩 哼！別做夢了！

于先 怎麼？那末……

杜嫩

于先 阿嫩，你看，天不是要快亮了麼！

（天色漸漸亮了。）

于先 阿嫩，你看，岸上有人來了。

（岸上走過幾個農夫，向這船上望望。）

杜嫩 好，我進去！（轉身入艙，于先隨下。）

孫富聲 怎麼？嫩姑娘這麼早就起來了！

于先聲 她沒曾睡。

孫富聲 什麼，沒有睡？爲什麼？

（這時杜嫩抱持寶箱，匆匆而上，孫富于先跟上。她把箱放在石櫈上，一面從衣袋裏摸出鑰匙來，把箱打開。這時岸上走過農民數人，見船上這情景，都覺詫異，乃駐足而觀。另有舟子兩人，也從艙後出來。大家的眼光都注射在這箱上。）

杜嫩 （以手招于先）李公子，你過來，把這抽屜抽出來！

（于先過來，遲疑地抽出第一個抽屜，看見裏邊儘是金銀手飾，大驚，但杜嫩不等他有時間考慮，即從他手裏奪了過來，一面說——）

杜嫩 你走開去！

（于先走開。杜嫩慢慢地從抽屜裏抓出一把手飾出來，給大家一看，遂投之於河，觀者大驚，杜嫩更把抽屜一起擲入了河裏去。大家同聲地喊出一聲「哎喲！」她又自己抽出第二隻抽屜，裏面儘是珠寶，又分兩次擲入河裏去。這時岸上的農民中有人在喊：「這位娘子發瘋啦，你們決別讓她擲啦！」但船上的人彷彿都呆如木鷄，誰也沒有動一動。杜嫩再抽出第三隻抽屜，裏邊儘是古玩玉寶，大家一見都想伸手去奪，可是她

沒等人過來，已全部投擲河裏了。於是她又抽出最後的一隻抽屜出來，裏面另有一隻小匣，把匣打開，拿出一串大珍珠來，二一見，趕緊過去拉住她的手，一面跪了下去。

于先 阿嫩，請你原諒我吧，我知道自己錯了！你千萬不要再擲這珍珠了！

（杜嫩用力掙脫了于先的拉扯，一手抱了那隻空的寶箱，一手提着這串珍珠，走到船頭的邊緣。）

杜嫩

（指着孫富）淫賊你聽！我杜嫩嘗盡了艱難和困苦，纔算脫離了火坑，原想和李于先白頭偕老，你却倚恃着自己有幾個臭錢，用甜言蜜語誘動了李于先，破壞了人家的姻緣，斷絕了人家的恩愛，你是我杜嫩的大仇人，我現在雖不能來殺死你這淫棍，倘死而有知，也必來扼住你的咽喉，纔能消我胸中之氣！（轉對李于先）你這個無情無義的匹夫！你當初那麼花言巧語地欺騙我，要我跟你從良，那知你人面獸心，突然會把我賣給人家！你要把賣掉我的錢來孝敬你父母，你要去做孝子，但你不想一想，贖出我身來的是不是你的銀子？那是柳公子和謝姐姐他們的錢，他們拿出銀子來把我脫出火坑，是教你把我來賣給人家的麼？你的良心在那裏？你對得住他們兩位麼？你看，我不是有許多珍寶和手飾麼？這些都是六年來的積蓄，我本想拿回去和你好好兒過着這一生，那知你狼心狗肺，竟把我半途拋棄，你的良心在那裏？我自恨有眼無珠，認識了你這樣一個無情無義的匹夫，現在各位都可替我證明：我杜嫩沒有負你這匹夫，是你來拋棄我，賣給人家！好一個讀書識字的官家子弟！好一個李

布政的公子！你現在看着我，有這許多珍寶，後悔了吧，但可惜遲了一步了，你永遠再享受不到這些了，我不是已把它們投在河裏了麼？這一串珍珠，價值連城，你想來奪，是不是我告訴你：你也永遠休想吧！我今生雖不能報你的仇，可是我來生也會來吃你的肉的，你記着吧，我杜嫩的一十九歲的一條生命，完全葬送在你手裏的！

（岸上人都大罵李孫兩人。杜嫩于衆人罵聲中，抱持寶箱，連身一躍入河。）

（幕急閉）

（全劇完）

跋

尼采說過：「一個人如果不能延續他的高傲的生命，他就應該高傲地死。」但世間無數的悲劇並不都是這兩句話的註釋。即以自殺而論，也儘多昏庸的自殺，談不到自覺或自傲。所以倘有人認爲凡自殺都值得崇敬，那又大謬不然的。

杜嫩，僅不過是一個妓女，而且年紀那麼地輕，照理是幹不出任何使人崇敬的事來的。可是，她的確賦有一個高傲的性格，同時她又具備一種決斷的能耐，她雖生活在最讓人瞧不起的勾欄裏，但是她仍隨處顯露着她高傲的性格。她自覺是一個女子，而且是一個妓女，所以她只好希望早些脫出這個火坑，跟從一位她所心愛的人共同生活，不道她這願望只達到了一部分，她的幼稚的眼光却錯選了一個非常庸俗的李于先，這是一個沒有主意，一心想做孝子，同時仍是公子哥兒型，不知感情爲何物的傢伙。這是杜嫩莫大的悲憤，當她最後發覺的時候，要補救已經來不及了，因此，她只好迅速地下個決斷：她應該高傲地死了！

以杜嫩的個性，這是很自然的結局，我同情她，我也崇敬她。不錯，她是爲着兒女私情而死的，似乎趕不上那些殺身成仁的志士，可是我們不要忘了，她僅僅是一個女性中的妓女，而且她又偏偏

碰到了這樣一樁自己身上的感情事件，換言之，她要是一個男子漢的話，我預料她的行動一定能夠留下一點英勇的史蹟給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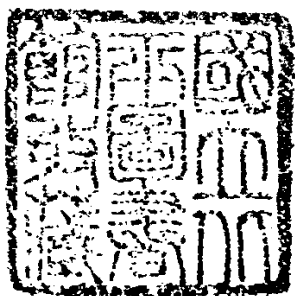
這故事是採自平話中「杜十娘怒沉百寶箱」，差不多是一樁家喻戶曉的民間故事，我似乎很偏愛這樁故事，我認為她是代表着中國被侮辱女性中的特殊的人格，老實說，我很喜歡杜嫩這樣的女性，她是給傳統的道德觀念一種抗議。她是妓女，但她確是最高貴的女神！

我是在學習着寫劇本，若把這「沉箱記」和初試之作的「李太白」比較起來，似乎較勝一籌了，當我讀完了最後的清樣的時候，我自己也不免為牠而感動了，倘讀者也能有我的感覺的十分之一，那就是我最大的安慰。

這個民間故事早經被採用編為各式的戲劇，但我都沒會看見牠們，這雖然使我失去種種參考的機會，但也使我避免了種種先入之見，在藝術創作的領域裏，這不算是損失的。

在這劇本演出的時候，我希望那位女主角能夠多多體會杜嫩的那種高傲的性格。

另境記於一九四四年二月四日上海。



孔另境主編

劇本叢刊

◆ 第一集書目

王	文	顯	：	夢	裏	京	華
孔	另	境	：	李	太	白	
方	君	逸	：	銀	星	夢	
石	華	父	：	晚		宴	
李	健	吾	：	花	信	風	
周	貽	白	：	綠	窗	紅	淚
姚	克	：	清	宮	怨		
楊	絳	：	稱	心	如	意	
魯	思	：	十	字	街	頭	
顧	仲	彝	：	三	千	金	

◆ 第二集書目

孔	另	境	：	沉	箱	配	
方	君	逸	：	滿	庭	芳	
朱	端	鈞	：	圓	謊	配	
李	健	吾	：	喜	相	遙	
周	貽	白	：	金	絲	雀	
姚	克	：	楚	霸	王		
鄧	昭	暉	：	襄			
魯	思	：	狂	歡	之	夜	
魏	于	潛	：	釵	頭	鳳	
顧	仲	彝	：	重	見	光	明

◆ 第三集在編選中

世界書局最新出版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二十日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二月出版

劇本叢刊
第二集
沉箱記

實價國幣七十元

外加運費匯費

著者 孔另境

發行人 陸高誼

出版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世界書局

